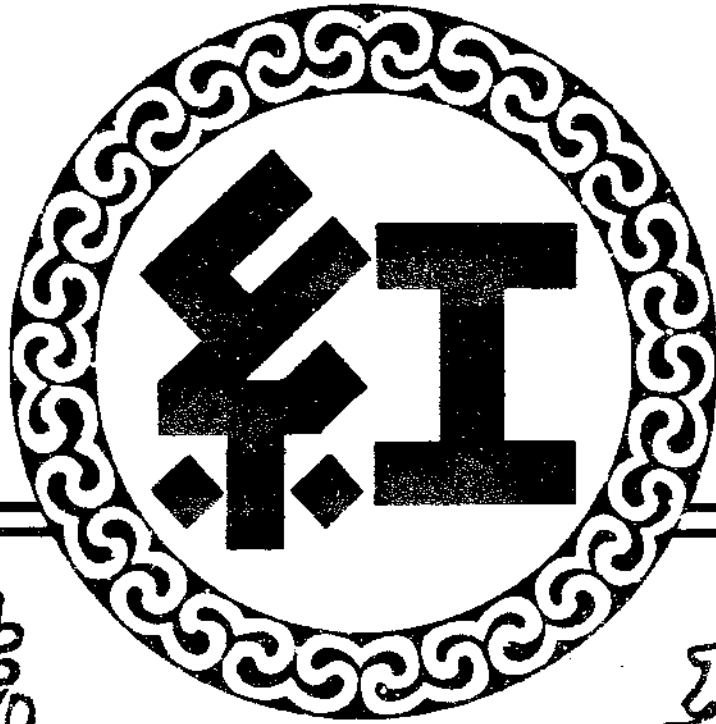


獨鶴主任

小說週刊



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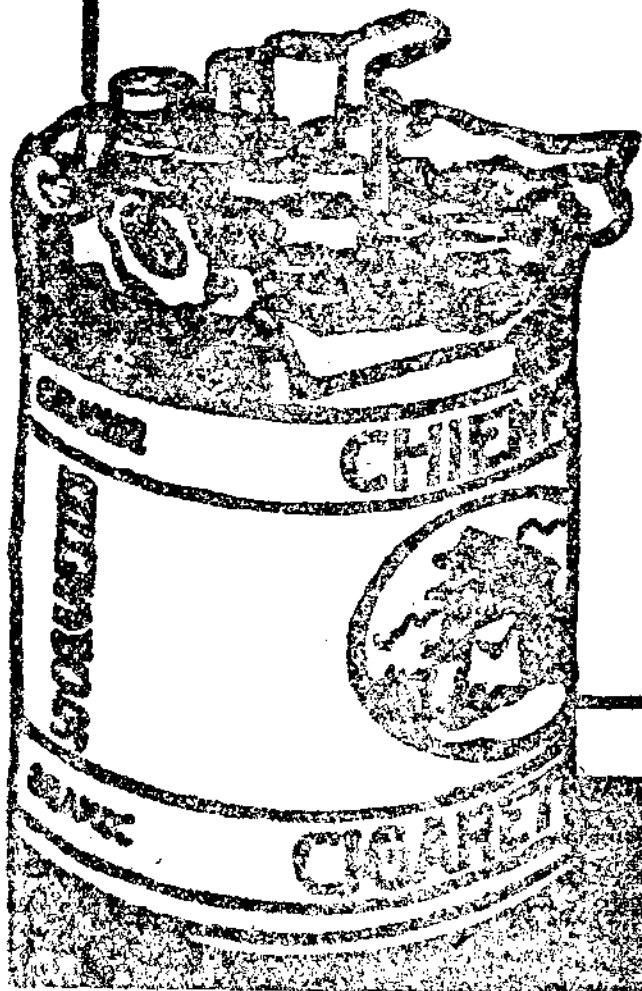
雜

期七卷二



上海世界書局印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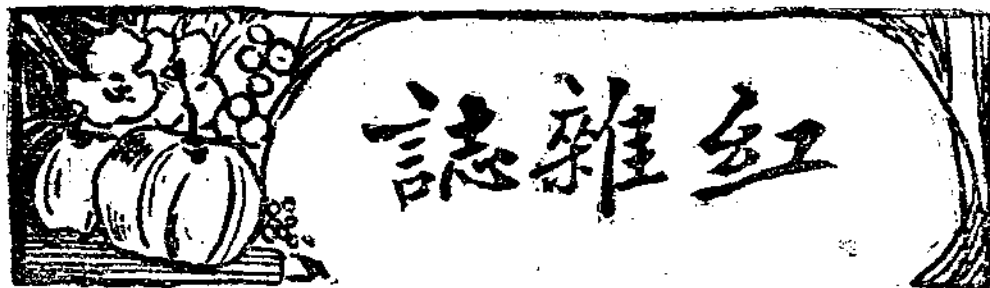
"CHIENMEN"
GRANDE
CIGARETTES



大人物
 吸大前門牌香烟
 落落大方

駐華英美烟公司
 總經理

南京圖書館藏



目次

第五十七期目次

十二年九月念一日
陰歷癸亥八月十一日發行

■ 短篇小說

害人精

何海鳴

消夏兩首

沈禹鐘

循環的怕

程瞻廬

情死

徐卓呆

祝福

胡寄塵

桂華姑子小傳

許瘦蝶

嫦娥應悔偷靈藥之駁議

穎川秋水

雋語

春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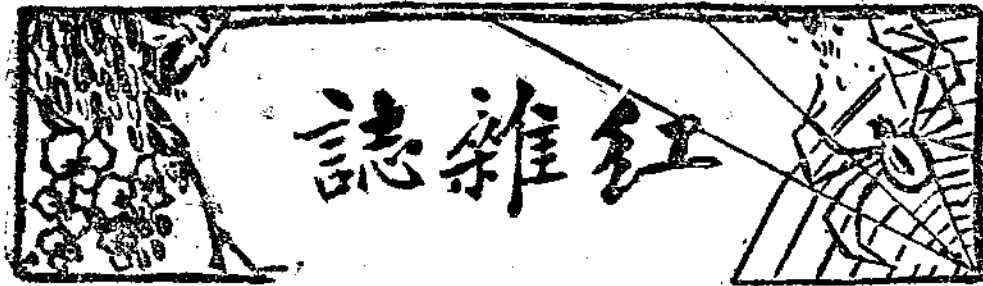
悶葫蘆

伍受真

滑稽美容術

韻香閣主





目

次

著作家之暗記.....趙茗狂

兩條法律.....張舍我

弗怕熱歌.....程瞻廬

南技清話.....戚飯牛

父子.....陸律西

餐風續錄.....胡寄塵

美人百面相.....徐洞天

文壇趣話(三).....施濟羣

長篇小說

江湖奇俠傳(二集)(五張).....不肖生

第十九回 坐木龕智遠入定 打和尚來順受傷

新歇浦潮.....海上說夢人

第五十七回 妻喚女話老父知非 絮惹柳依小張入彀

二



對於讀者們的



何海鳴先生。以善著倡門小說。鳴於時。本期所刊『害人精』一篇。係先生最近傑作。先生來書。謂溽暑困人。擱筆匝月。入秋首撰此稿。即以貽紅雜誌云云。足徵先生對於敵誌。關心尤切。篇中述一女子。因不欲害人而入倡門。卒至仍因害人而自殺。爲貧家女子發洩無限不平之氣。大有一字一淚。一淚一血之概。嗟乎。門第之見。不知殺却幾許有情眷屬。否則阿金何至淪入倡門耶。

『偵探世界』近數期內。刊有姚民哀先生所著之『山東響馬傳』。即述臨城大劫案之孫美瑤等佚事。並及村典懸語。（即盜匪切口）甚爲詳晰。竟可名之曰新水滸傳。凡欲知盜匪種種橫行事實者。不可不讀也。

如承讀者以精美之風景或名人照片見惠。無任歡迎。

長篇小說不收。已載投稿簡章。惟比日時蒙同文以長篇巨著見貽。往返徒費手續。特此再行聲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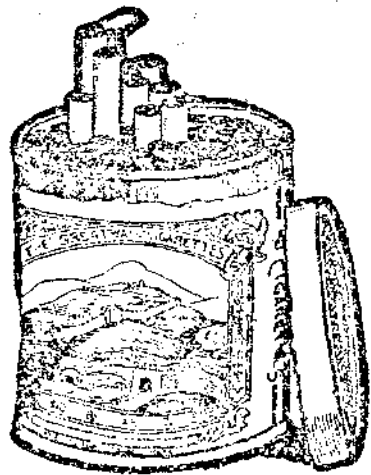
（濟羣）

高 等 國 貨

大 長 城 香 煙



舉 國 歡 迎



價 廉 物 美

中 國 南 洋 兄 弟 烟 州 公 司

林生其病人藥效際何廉用大生色丸獲愈
醫為夫患者百之罔如服韋士醫紅補得治

閱者諸君如若尊夫人疾病纏綿經年屢月憂苦莫可言狀矣惟見其形容憔悴眼深黑份
求良方調治之徒束手無策者請觀福州洪山橋林東山醫士之經驗亦治愈症者之一柳氏
在子也往為他藥所不能治者韋士大醫生紅丸救治之疾身雖未見大病身軀逐漸消
在聞每月天癸均二十四五天一行既娶後仍復如是有脾痛之疾身雖未見大病身軀逐漸消



年復一年雖未見大病身軀逐漸消
瘦四肢酸楚體倦神疲將成癆瘵
其脈細數而弱開方療治性癖最
苦口不肯服藥坐觀其斃莫奈之何
鄙人職業華醫臨症十餘載未聞
所問症偏閱醫書無不備載諸同
紅色補丸後遇敵友陳君談及貴
口便於服食且味甘易於試
服遵法日服四枚至二十餘天肢
少減又服兩月餘所病舌麻無
酸亦除再服兩月餘所病舌麻無
期足月而行喜出望外不勝感戴
也醫生紅丸真起死回生之妙品

有反弱為強之奇功不分男女之章廉士大醫生紅丸凡經售西藥者均有出售或直向
上海江西路六十號韋廉士醫生藥局函購每一瓶中國大洋一元五角每六瓶大洋八元郵
力任內

忠告婦女小書奉送

敝局備有婦女衛生精美小書名曰忠告婦女如欲索取
只須寄一明信片至以上所列地址原班郵送一本可也

害人精

主·齋·福·幸·求·

阿金是蘇州鄉下一個窮人家的女孩子。但上帝製造伊這份人類的時候。是專為預備叫伊去做娼妓的。所以欽賜伊一副美麗的身材和面貌。好夠得上當娼妓的資格。并使伊投胎在窮人家裏。才好變成貨品。交易金錢。賣到倡門中去。在伊十四五歲。未曾作倡妓以前。花兒正要開放的時候。伊家隔壁小學堂裏有個少年學生。比伊略大幾歲。名叫張四相公的。常常的看見伊接近伊。為伊的美麗所炫惑。與伊大講其破天荒的戀愛來。伊看這小朋友。也是出落得很漂亮。女孩兒家。心性沒有不喜歡俊俏郎君的。便也非常的愛戀他。以為我兩個人。真是



一對好夫婦。咧。祇可惜。那張四相公家裏。比伊富得。比天上還隔的遠。門第一不相當。在如今的世界。上。不論他們有多大的戀愛。要想做夫婦。那是萬萬不行的。但張四相公爲人年紀小。閱歷淺。還不是那樣。嫌貧愛富的人。既愛上了伊。倒是從心坎裏定下堅決的主意。非娶伊回去不可。然而張四相公的親族。却大大不然。無論窮人家。女孩子是怎樣美麗。怎樣賢惠。總不能允許走進富人家的大門來做媳婦。張四相公懂得些愛情。神聖婚姻。自由在家裏大鬧過幾回。說是一了阿金。決不另娶別人家的女兒。做老婆。這一來。氣惱了家裏頭尊長。當着張四相公面前。罵了阿金一大頓。說伊是小狐狸精。小妖精。害人精。

迷住他們家裏少爺。妄想富人家裏的少奶奶。做但天下沒有如此便宜的事。往後誰若再要非娶這害人精不可。便連他也闕出張家大門去。不給半文家產。給他。不許他姓張。做張家人。看他還自由不自由。張四相公一時興起。拱拱手道。好。我就出去。寧肯不姓張。不要張家的金錢財產。這個美人兒。却不能不要。往後我若是能自立。能夠掙得錢來。養活阿金。自成一房門戶。固然是有幸福。若不能。那麼就是討飯。只要阿金陪着我。我是死而無怨。張家尊長一聽。想不到這小畜生。竟沈迷到這般田地。難道真捨得闕這樣一個獨種兒子出去嗎。況且自己的孩子。有沒有自立的能力。又不是不知道的。又真能夠活生

生。讓。他。流。亡。
在。外。去。討。飯。
嗎。強。硬。的。手。
段。不。行。便。另。
打。旁。的。主。意。
派。一。個。會。說。
話。的。人。去。與。
阿。金。的。父。親。
商。量。道。你。家。
丫。頭。迷。別。人。
有。錢。人。家。的。
兒。子。害。得。人。

善
人
精



三

味

家。家。裏。神。鬼。
不。安。那。是。傷。
天。害。理。之。事。
你。若。再。不。管。
束。你。女。兒。仍。
聽。伊。那。樣。胡。
來。等。張。大。人。
發。了。脾。氣。叫。
幾。個。巡。警。抓。
了。你。們。去。吃。
官。司。辦。你。們。
一。個。勾。引。良。

家子弟和私自賣淫的罪。那時大禍臨頭，便悔之不及了。阿金的父親聞說，嚇得渾身冷汗，直流連忙把阿金叫了來，一五一十照話申斥了一頓。怎耐那阿金的膽氣和見識，都比伊父親強，聽了毫不畏懼，反而嬌噴起來，道：「休聽他們嚇小孩子的話。如今世界男女愛情上，却沒有什麼貧富的階級。只要有愛情，便可做夫婦。就是見了官，也不能批駁我。無理那個會說話的人，在一旁見阿金，却仍是不受這威嚇，便用一種軟騙手段，編排一套似是而非的話來勸阿金道：「好姑娘，你聽我勸，你不是愛張四相公嗎？但你定要以嫁他的這件事來愛他，那却害了他。他家尊長古板得很，已經打定主意，只等你和張四相公

成親，就把四相公趕了出去，甯肯讓他在外邊討飯。你想因你的愛他，嫁他，害得他將來討飯，你心裏過得去嗎？又豈是你真正愛他的本意嗎？好姑娘，你可憐可憐張家這小孩子罷，他還是張門中一個獨種呢。你若能決然將他捨去，願全了他，不惟是真能愛他，而且還可算得是一個爲愛情而犧牲的奇女子。將來張家裏的人，以及社會上的人，都得感激你，稱讚你啊。好一個驕傲的阿金，生性服軟不服硬，聽了這番委婉曲折的話，以爲伊嫁了張四相公，真是害了他。心中不由老大的不忍，沈吟了一會，自怨自道：「誰叫我生在窮人家呢？人窮了，連愛一個人，都愛不得。愛人就是害人，看起來竟像非常有理。那末，我愛

了。他當然不忍害他。既然嫁他，不得總可以犧牲我這一方面的情愛和幸福，拿一種愛而不嫁的方法來作一種最有價值的特殊之真愛。好伯伯，我聽你的話了。我覺悟了。我不害他了。我犧牲了。那說客見大功告成，又趕忙加緊一步道：「好一個明白大體的姑娘，竟能如此服善。但你這番苦心，張四相公他是一時不能了解的。他若再來糾纏，你能始終堅持這愛而不嫁的態度嗎？與其弄得將來還是沒結果，不如索興今天避他一避，與你老父另到一個地方去住些日子。喏，喏，這裏有一百塊錢，是張家奉送你們的贖儀，也是對於姑娘顧全大義的一番酬報。你收下罷。阿金含淚道：「比這一百塊錢加上一千

善人精

倍一萬倍更貴重的東西，我都不要了。我還要這一百塊錢何用？難道我重大的犧牲，只值這一百塊錢做交易嗎？當下拒絕了不收。陪伊老父連夜收拾行李，拜別過亡母靈位，匆匆忙忙搬到城中去了。張家那說客事後常常與人談論道：「阿金這丫頭真有些儂，真容易騙咧。」

從此阿金兩父女就在城裏居住，靠着做工度日，也勉強可以過得去。但心如古井，再也不敢和人談什麼戀愛了。豈知一年之後，老父得了一個瘟疫症，一病身亡。連個買棺材的錢都沒有。阿金孝心專切，賣身葬父，便流落在倡門之中。但阿金也自另有一種想頭，以為窮人家女子，既不能正大名分，與一個心

愛。的。富。家。公。子。作。正。妻。降。一。步。與。人。作。妾。想。必。總。可。以。的。但。作。妾。的。事。雖。可。將。就。至。於。嫁。給。誰。作。妾。也。不。可。不。尋。一。個。心。愛。之。人。倡。門。這。地。方。找。一。個。力。能。納。妾。而。爲。自。己。所。心。愛。的。人。或。須。找。得。着。趁。此。賣。到。倡。門。去。一。來。理。却。亡。父。的。後。事。二。來。爲。自。己。慢。慢。求。一。個。終。身。結。局。也。是。一。打。兩。便。咧。主。意。既。定。果。然。在。倡。門。中。混。不。上。半。年。憑。着。阿。金。這。樣。的。才。貌。就。又。得。着。一。個。可。愛。之。客。但。可。惜。那。人。依。然。是。一。個。富。家。公。子。人。稱。李。大。少。爺。討。伊。回。去。作。妾。左。不。過。花。一。筆。身。價。銀。子。也。未。必。辦。不。到。况。且。兩。個。人。正。打。得。火。一。般。熱。咧。不。料。李。公。館。的。老。太。爺。與。張。家。尊。長。一。般。頑。固。又。兼。之。阿。金。此。時。的。身。份。是。一。個。娼。妓。比。窮。女。還。低。下。

就是作姨奶奶也有玷李家的家聲李老太爺干涉兒子不了便又模仿着巴黎茶花女小說上的故事親來求阿金道我的兒子說了一門親還未曾迎娶那能就先辦納妾的事若是勉強辦下去那邊親家翁萬一悔婚却怎生是好你要知道我家兒子書沒會讀好本事又一點沒得惟有靠那邊做官的親家翁將來提拔他一把你若此刻嫁他豈不是誤了他的前程我聽我兒子說你們愛情很好你爲人又很聰明請你學那茶花女好好的愛他千萬別害他罷這阿金一聽到這害字聯想到從前張家的事恍如中了一粒無情槍彈半晌說不出話來結果又是經過一番考量振作起精神來答復道想不到我這個

人無論作貧女作娼妓作妻作妾都是愛人不得嫁人不得的那末我當初既不忍害那姓張的今日又爲什麼定要害你

姓李的况且我甘

願墮落到倡門來

與人作妾就爲的

不願作害人精如

今既是肯將就作

妾還脫不了害人

精這個名目我又

何必將就老先生我又覺悟了我又犧牲了我又聽

你這番話了我依然不害人了你放心去罷那李老

太爺見伊如此好說話又不免拿些錢出來伊仍是拒絕道我這不害人是向來不取報酬的

但這次伊的嫁人

又是成伊的終

身結局就太渺茫

了咧幸而伊此時

雖說愛人生了戒

心却是有許多不

怕生死不怕厲害

的人偏要來愛伊

不久另有一位勢將就木鬚髮斑白的老頭子愛了

伊不算還要娶伊回去伊一想這個人我明明是不



愛他的照着歷來愛與害的定則說來不愛即是無害。一句話當然可以算得一個反比例。再加之他年紀這般大了他立意要討一個女人娛他的老景。當不至再有什麼尊長來干涉他。并勸告我。雖說我以這種的青春來陪他那般的暮年。不無一些委屈。然而我是情海中的害人精。戀愛的夢是早已醒了。只求終身有個結局。嫁人而不至害人。我也就可以將就過去了。

從此這阿金便嫁了那老人。到了那老人家裏去。終日像一個玩具似的。供那老人的快樂。但住不上一兩個月。耳邊裏常常聽見那老人家中的兒女親屬在背後談論道。這個老糊塗。年紀這麼大。一把了還

討這麼一個狐狸似的小妖精。進來終日迷迷糊糊的。怕不這條老性命就斷送在這害人精身上。伊聽了甚是驚訝。祇暗暗地猜想道。我怎麼生成是當害人精的命。愛一個人去嫁。這個人是害人。不愛這個人去將就委屈嫁。這個人也是害人。早知如此。還是當初嫁那兩個可愛的人。作害人精。還圖着點幸福。還划算得來點咧。如今是白將就了。白委屈了。白犧牲我的愛情。白辜負我的青春。白做了這老人的玩具。這害人精三個字。套在頭上。牢牢的。還是洗刷不掉。我爲什麼還要嫁他。我爲什麼還要當他的玩具。我圖着些什麼。來犧牲我從前的愛情。我得了些什麼。來辜負我今日的青春。罷了罷。我又覺悟了。我又

犧牲了。

但這次這可憐的阿金還有什麼可以犧牲咧情愛兩個字是經過兩番覺悟犧牲乾淨了如今只剩下終身結局那句談話來供這最後覺悟的犧牲了。

可憐的阿金伊終於是不肯當人世上的害人精伊便採取那最卑怯而又最勇敢的自殺手段來作伊最後的終身結局。於是世界女子中的害人精輕輕的又消滅了一個。

消夏兩首

沈禹鐘

園林娛清夏。今年歸獨遲。浮瓜有新意。熨腹倘宜時。塵鞅苦相束。炎涼世豈知。衆人難比數。微抱已差池。

水木聚明瑟。巾蒸任作欬。蟬琴動樹影。蛛網落檐絲。觸熱偶一飲。爭奇綴小詩。告歸常偈促。白日苦飛馳。



怕的循環

盧·瞻·程



循環的怕

(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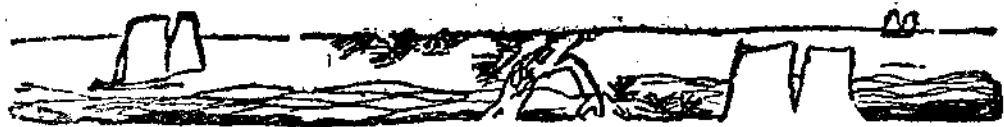
外國人怕匪。綁到山中。做肉票。白蠶攢。壁蠶咬。匪怕官。調兵遣將。來痛剿。團團圍住。跑不掉。官怕外國人。哀的美敦來。警告把你私產充罰料。

(二)

小工怕司事。工錢九扣與八折。一言不合。打脚骨。司事怕廠東。一旦水落與石出。飯碗打碎。拍勒脫。廠東怕小工。勞工神聖。旗搨出同盟罷工。拚決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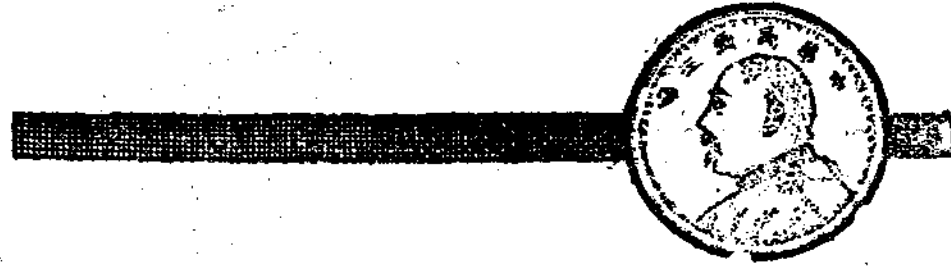
(三)

俊僕怕老爺。呼來喝去。不留停。渾身跑得汗淋淋。老爺怕姨太太。要把鑽石鑲別針。又要黃金打雞心。姨太太怕俊僕。三更半夜冷清清。賭氣不進上房門。



情

死



情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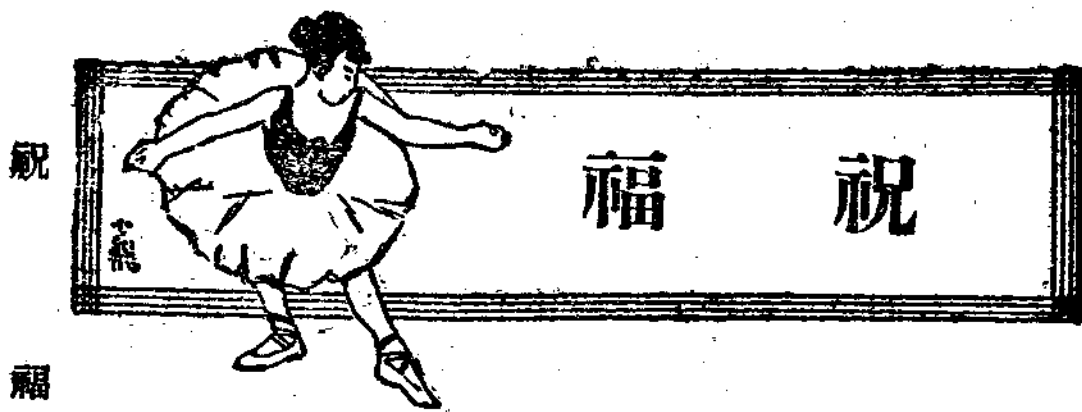
徐卓呆

一對戀愛的男女。要好得自己也不明白應當怎麼辦纔好呢。然而他們的運命。竟不能容許二人的戀愛。於是到了無可奈何之際。只有遠走高飛了。某夜。二人收拾收拾。逃將出來。正携着手打算要往目的地去。不料已被家中人曉得。立刻派人追來了。在進退兩難之時。二人一商量。倒不如一同情死了罷。肉體雖不能相處。靈魂總可以永遠在一起了。於是黑暗中走到某處河畔。男的先問道。你有



捨不得死的心麼。女的答道。我早已覺悟了。男的便說。那麼我先來做一個樣子。給你看罷。說畢。離開些女的。拿一塊大石。對河中撲咚的一擲。女的一聽。倒很放心。暗想。此人不料如此誠實。我何必一定要跳下去呢。立在這裏做什麼。想罷。把一雙鞋子放在河邊。自己就此去了。

再說那男的。拋擲了大石。就暗暗走開。後來到底很擔心。第二天朝晨。到河邊一看。果然有一雙女鞋。嘆道。原來真的愛我。你在陰間等候好了。再歇五六十年。我總也要來咧。說到這裏。覺得背後有足聲。回頭一看。只見那女的立着。男的驚得面如土色。退後幾步。叫道。你別來近我。我叫僧道來超度你便了。女的冷笑道。誰來愛你這種沒有良心的人。我不過看你有幾個臭錢。所以尋尋你開心。不料你竟瞎了眼睛了。男的還是渾身顫抖。不能出聲。女的罵了他一頓。就此去咧。男的望了伊的後影道。想不到清早就會見鬼。噫。不對。落水鬼怎麼會到岸上來了。不對。不對。太陽光照着。竟有影兒啊。



胡·寄·塵·



看官諸君。我做這篇小說。我有一言。必須向諸君說明一下子。我這篇小說。乃是滑稽而帶刺諷的小說。並不是神怪小說。尤其不是舊式的神怪小說。篇中雖有八個神仙。但是這八個神仙。都是我造出來的。並不是真有其人。諸君切莫要迷信啊。閒話表過不提。且敘正文。



話說劉百福。他是中國富翁之中有數的人物。他不但是個富翁。而且是個壽星。而且是個貴人。真不愧名爲百福了。有一天。是劉百福做八十歲壽的日子。預先發了許多的帖。請了許多的親戚朋友們吃麵。那些親戚朋友們。預先送了無數的壽幛壽聯。壽文壽詩等。甚麼『福如東海。』『壽比南山。』『如日之升。』『如月之恆。』等等老調。凡是應酬彙選一類的書上的成句。都被他們抄完了。

劉百福讀這些祝福的話。讀得厭煩。心裏要想尋一件新鮮頑意兒。開開心。剛巧有一位茅山道士。自己說道。我能請天上的八仙到劉家來祝福。劉百福聽了。覺得這個頑意兒很新鮮。從來沒有人做過。他立即允許了茅山道士之請。又備了一席特別的酒菜。款待八仙。並託茅山道士轉送去八封請帖。請八仙光降。

到了他做生日的那天。自然是賓客滿堂。不勝熱鬧。除了人間的賓客。而外。那天上的八仙。居然也被他請了下來。劉百福看見仙人來了。自然是不勝歡喜。親自出來招待。以外的人間賓客。只吩咐子姪們招待罷了。所以賓客盈堂。却沒一人能見得到劉百福。

一面百福自己也不知來的賓客有多少。也不知賓客說些甚麼。只將他全付的精神。拿出來陪這八位仙人。

仙人吃了一回酒。喊了一回拳。興高彩烈。真是難得。這時候百福親自出來敬酒。八個仙人一齊立起來。趁這時候向他祝福。

百福知道仙人是金口玉言的。他說怎樣便是這樣。這時候看見仙人們立起來。將要祝福了。心裏非常的快樂。笑歪了嘴。也似的立在一邊靜聽。

第一個神仙說道。我是個司生死之神。我祝你壽上加壽。活得鬚鬚拖到地。劉百福一聽。心裏很不快樂。自己想道。我還想返老。

遠童巴不得白鬚變爲黑鬚，黑鬚變爲沒鬚，鬚我本想鬚愈過愈短，他却祝我鬚愈過愈長。這真弄糟了，想罷很不快活，也不向仙人道謝，也不說甚麼話。

第二個仙人看見第一個仙人說得不投機，知道劉百福意不在此，他便開口祝道：「我是個司金錢之神，祝你財上加財，銀子多得往地下埋。」

劉百福一聽，心裏也不快樂，自己想到：我的銀子全靠放在銀行裏生息，他叫我往地下埋，那裏來得息錢呢？這分明不是祝我富，乃是咒我窮了，想罷越發不快活，沈着臉不做聲。

第三個仙人看見第二個仙人說得又不投機，知道

劉百福意不在此，他便開口祝道：「我是個司生育之神，祝你子上加子，兒子多得，不勝數。」

劉百福一聽，心裏更不快樂，自己想到：只有子上加孫，沒有子上加子，他說子上加子，還成一句甚麼話呢？他又說兒子多得，不勝數，這句話也有些不對，莫說是老子管理兒子，應該知道數目，便是武人帶了十萬八萬兵，也應該有個數目，怎能說兒子多到不勝數呢？便是每日點一次名，也不是難事，怎麼不勝數，倘真多到不勝數，那一定不知道誰是真兒子，誰是假兒子了，想罷越發不快活，越發沈着臉不做聲。

第四個仙人看見第三個仙人說得又不投機，知道劉百福意不在此，他便開口祝道：「我是個司爵祿之

祝 福

神。祝。你。貴。上。加。貴。貴。到。坐。江。山。做。皇。帝。
原。來。這。位。神。仙。的。頭。腦。乃。是。十。七。世。紀。的。頭。腦。只。知。
道。有。皇。帝。不。知。道。有。總。統。所。以。如。此。說。劉。百。福。聽。了。
自。然。不。滿。意。以。為。這。神。仙。有。意。譏。刺。他。露。出。很。不。高。
興。的。神。氣。來。

第。五。個。仙。人。看。見。第。四。個。仙。人。說。得。也。不。投。機。知。道。
劉。百。福。意。不。在。此。他。便。立。起。來。祝。道。我。是。個。司。健。康。
之。神。祝。你。康。上。加。康。身。體。和。野。獸。一。樣。強。

原。來。這。位。仙。人。的。頭。腦。又。太。新。了。照。新。學。者。說。人。亦。
動。物。之。一。在。體。育。上。講。與。野。獸。無。分。而。且。極。力。要。學。
着。野。獸。以。增。進。他。的。健。康。發。育。他。的。體。格。所。以。說。到。
人。和。野。獸。一。樣。強。實。在。是。一。句。祝。頌。他。的。話。而。在。劉。

四

百。福。却。不。以。為。然。以。為。這。個。仙。人。簡。直。罵。我。是。畜。生。
真。真。豈。有。此。理。不。是。看。他。是。仙。人。時。早。已。下。逐。客。之。
令。了。今。因。他。是。仙。人。姑。且。容。忍。着。不。做。聲。

第。六。個。仙。人。看。見。第。五。個。仙。人。說。得。又。不。投。機。知。道。
劉。百。福。意。不。在。此。他。便。開。口。祝。道。我。是。個。司。戀。愛。之。
神。祝。你。愛。上。加。愛。天。下。的。女。子。都。愛。你。

劉。百。福。一。聽。氣。得。火。也。冒。出。來。了。自。己。想。道。天。下。
的。女。子。豈。不。是。連。我。的。女。兒。媳。婦。也。在。內。麼。他。說。天。下。
的。女。子。都。愛。我。豈。不。是。罵。我。亂。倫。麼。這。還。成。句。甚。麼。
話。他。這。時。候。氣。得。鐵。青。了。臉。但。還。是。看。着。神。仙。的。面。
沒。有。發。作。

第。六。個。神。仙。說。過。了。換。到。第。七。個。神。仙。他。看。見。六。個。

仙人都失敗了自己實在不敢再說甚麼祝詞只好說道小仙人不知道東翁的心事不敢妄祝只好請東翁自己祝自己這也算是我的祝詞罷

劉百福在這時已氣得忍不住了又聽見第七個仙人這樣說以為也是訕笑他便開口說道我本不要你們祝我是你們自己要祝又何必這樣挖苦我呢第七個仙人聽了還沒回答第八個仙人代答道東翁錯了東翁既然不要我們祝你又何必發帖子請我們來呢你發帖子請我們來便是暗示要我們進祝詞我們進了祝詞你不但謝反要見怪試問是誰不在理

劉百福聽了這一番話無話可答却是心裏越發是

祝 福

氣竟氣得一交跌在地上唉他竟氣死了他死在地上時鬚鬚當然掃在地上竟應了第一個仙人的祝詞『活得鬚鬚拖到地』

劉百福死了同時八個仙人都不見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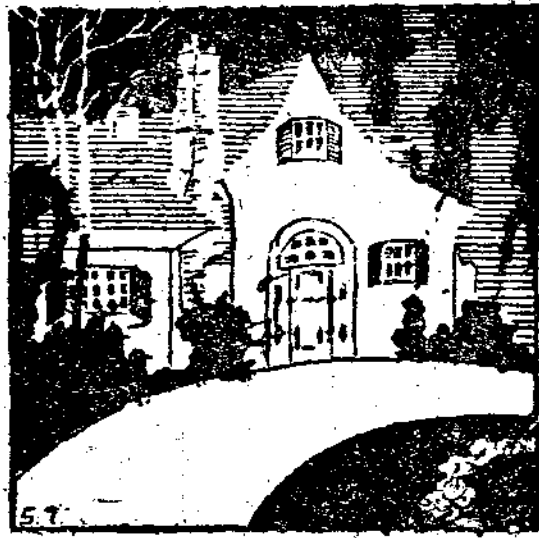
介紹小報

羣每日至編輯部必得讀小報數種琳琅滿目美不勝收茲將外埠發行各報列表如次

本埠發行者下期披露

報名	編輯人	發行地點
戲劇週刊	尤半狂	蘇州
芳草	范煙橋	蘇州
綠蔭	陸靜山	無錫
鳴報	韓天受	揚州
曉報	某僧	杭州

桂華合浦人。幼育於平泉莊。有殊色。姊妹行甚夥。有居剡谿者。有居曲阿者。有遊於永嘉東陽之間者。人比之淮南八公。華尤自負。曰：儂金粟如來後身也。蘭因未泯。絮果宜修。何敢自襲古香入迷途而不返耶？於是



桂華姑子傳

許瘦蝶

慨然研究身心性命之學。以禪為歸。由靜入妙。超然物外。逸韻四流。聆其言論者。若天香之飄雲外。焉華性雅潔。既為女冠。謝絕綺羅。惟服黃縑素縠。居小山茅庵中。以玉盃承甘露。飲之久而顏色彌好。輕紅潔白。淡逸宜人。如秋芳之自賞。好道之心。日篤。一夕。跌坐入定。恍惚若遊廣寒月府。嫦娥仙子命寒簧等奏霓裳中序以娛之。相與婆娑於茂樹清陰之下。樂而忘返。吳剛醉後持斧逐之。亟遁歸。忽

忽如有所失。知道念之不堅。恐邪魔之易襲。過晦堂和尚所。共證上乘禪。晦堂曰：色空真幻。無在不是。妙諦癡愛貪嗔。無往不屬。邪魔果能克欲。以見性飛昇。可期也。言盡於此。吾無隱乎爾。華稽首聽命。返而扃石潛修。三五之夜。圓月入簾。清芬滿室。忽悟盈虛消長之理。遂襪被入嵩山。去不知所終。



嫦娥應悔偷靈藥之駁議

嫦娥應悔偷靈藥

水秋川穎

之駁議

去歲中秋。秋水生會著嫦娥應悔偷靈藥之今日觀一篇。登入紅
 雜誌中秋增刊欄內。大旨謂世界繁華遠勝月宮。岑寂因極贊成。
 李義山詩語謂爲所見不誣。然而今日思之。則又以爲不然。請姑
 就嫦娥在世時事證之。于歸窮國命也。如何雖位中宮。不殊貧婦。
 是則偃仄宮闈。斷無瓊樓玉宇也。可知其不偷靈藥。將何待兒夫。
 善射技勝。穿楊魯莽。堪嗤溫存奚解。是則鬱伊禁殿。斷無琴耽瑟
 好也。可知其不偷靈藥。又何待而且螻首。雖佳難保。碩人之不棄。
 蛾眉善嫉。或來妬女之工譏。是更寥落宮中。花開寂寞。或遭終風
 陰雨之悲。亦未可知其不偷靈藥。益何待餘若窮國蒼涼。實乏霓
 裳羽衣之法曲。窮居側陋。亦無明蟾玉兔之奇觀。皆足使嫦娥當
 日偷靈藥而不悔者。故特作此駁議。以見義山所見之誤于前。而
 去歲秋水隨聲附和之誤于後也。



隽

語

夢春

秦少遊詞云。一鉤殘月帶三星。隱寓一心字也。

湖州有村名泊宅。爲張志和泊舟處。後人以志和有浮家泛宅之語。故謂之泊宅村。其名極雅。

東坡詩云。欲把西湖比西子。淡粧濃抹總相宜。某君晚秋遊西湖詩云。楊柳凋零荷葉死。我來偏見病西施。是東坡不知淡粧濃抹之外。別有作病容之西施也。

以一二字描寫四時不同之景者。莫過於春山如笑。數語其文曰。春山如笑。夏山如滴。秋山如妝。冬山如睡。頃見有品月者曰。春月如美女。夏月如循吏。秋月如翰林。冬月如御史。亦絕佳。惟今日官制與前清不同。而此妙喻。遂難爲一般人所能領會耳。瑞士湖山冠於全世界。有峯曰處女峯。而中國則有小姑山。處女峯與小姑山爲一絕好對子。

有人謂舊文學家之文章多『文巧諛慕』之文章。或曰。然則新文學家之文章亦多『村婦罵街』之文章也。按文巧諛慕。村婦罵街亦一好對子。



悶葫蘆

伍受真

一間雅緻整潔的房裏。靜悄悄地。沒一些聲響。連桌子上的時辰鐘。都停止他的行進。默默無聲。伊和衣睡在一張鋼絲床上。星眼朦朧。蛾眉深鎖。彷彿在那裏想什麼似的。一霎時走進一個少年。纔踏上地板。便柔聲的說道。『蓉芬。睡着嗎。不發熱麼。』伊答道。『我本來沒有什麼大病。自從你早上出去以後。又得到一件奇妙的東西。一愉快把我的病都好了。』少年坐上床沿。注視着伊。問道。『你得到一件甚麼東西。這般愉快給我瞧也好。同樂一回。』伊微微的淺笑着說。『且慢。這件東西恕我不能給你。看你也不必看。你也不用看。』少年道。『咦。這是怎麼說。究竟你是從那裏得來的。』伊接着說。『你還問我嗎。你好。你好。身』

邊。藏。着。好。東。西。別。的。東。西。沒。有。偏。是。藏。着。這。個。別。處。不。放。偏。放。在。這。襯。衣。袋。裏。你。平。素。很。老。誠。的。呀。現。在。已。變。了。罷。」少年聽得呆了。停了一回。便鄭重的申明着說：「今天我是換下一件襯衣。可是絕對沒有什麼開笑話的東西。我的老誠。我很自信。」伊說：「你太老誠了。好東西。有腳會跑。進你的襯衣袋裏呢。我呢。並不含着什麼意思。也並不是和你吵嘴。只想來想去。再想不出這裏面的道理來。」少年伸出右手。挽着他的左臂說：「畢竟是什麼。你告訴了我罷。把這悶葫蘆。給人猜何苦來。」伊說：「你自己去想。這幾天買什麼東西。嗎。別人送東西給你麼。你會和別人胡調麼。」少年縐着眉說：東西是買。可是斷不會有不正當的。別人也並沒有送給東西。我誰又和我胡調。你真是惡作劇。說明了。便怎樣呢。」伊回答道：「你要我說。我偏不和你說。橫豎。」瞎子吃餛飩。肚裏有數目。」你的事情。你總知道。別裝癡罷。」伊只是不住的笑。少年却一肚子的懷疑。想不出個頭腦。面紅耳赤的說：「你儘管告訴我。我要是有決不抵賴。要是無我當然不能承認。」伊說：「你事實的有無。誰來管你。你有了。也不肯說。無了。也不干我事。」少年說：「快給我瞧瞧。」伊道：「這種不堪入目的東西。早撕掉了。你要看。向痰盂中找去。」少年急急走到痰盂的旁邊。曲着腰。向盂中仔細的看。却只有一汪清水。再沒有別的東西。便快快的說道：「咳！你別把人玩弄作孽。」

的啊。痰孟還是痰孟有什麼呢？」伊就高聲的喊道：「春香春香你今天倒痰孟沒有？」遠遠地有人在那裏答應道：「倒過了。」少年蹀足道：「蠢丫頭平時懶不過今天倒勤儉起來了。痰孟裏看見東西沒有倒在那裏的？」話沒說完一個小丫頭跑了來了說：「少爺今天痰孟是倒的痰孟裏只半罐清水幾許痰唾和兩個香烟頭旁的沒有看見倒在後門外河裏的。」少年怒極說道：「混帳滾罷。」伊接口道：「好了何苦罵人真是賊人心虛你如果沒有什麼事何必如此着慌啊？」少年說：「誰有曖昧誰死？」伊笑了笑道：「不必賭咒有便有無便無真就真假就假我又不是妬婦你再任性我都不關事古來才子總風流你雖不是整個頭才子也可算得半個風流是才子本色誰怪你呢？」少年聽了這話立起身走近桌子一面開鐘一面說：「才子嗎風流嗎慚愧慚愧究竟我倒了多少霉會把那不入調的東西放在袋裏把我們倆絮談的時間糟掉却鈎心鬥角來猜這啞謎但是倒也是一件閨幃韻事並且是一篇小說的資料呢妹妹你看我面上說了出來省得我窮思極想罷。」伊低低的道：「我因為有些氣悶把你開個玩笑沒有什麼。」少年說道：「好呀！我說我那裏會有不正當的東西我多麼老誠你來冤枉我真是笑話辯了半天還是如此笑話笑話。」伊哼的一聲說：「你不要嘴硬真個沒有什麼嗎這件東西並不會擗在痰孟裏還放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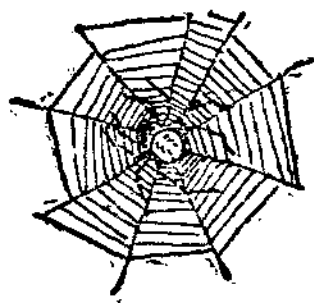
鐘。匣。中。呢。你。去。看。來。『少年聽見這件東西已有確實的着落像死囚得到了赦書似的跳到梳妝台畔開了鏡盒却有一件東西既不是女人照片又不是秘密情書却原來是一張撕破的粉紙封面合了起來上面不過印有一個裸體美人的小影少年說道『這並沒有什麼希罕但是從那裏來的這倒奇怪』伊也說道『這原沒甚希罕不過究竟是從那裏來的會藏在你襖衣袋裏』他們倆正在異口同聲的說『奇怪……』可巧西鄰的玉琴來了這件事便給他打斷了話頭可是這粉紙的封面畢竟是從那裏來的請讀者猜一猜看

滑稽美容術

韻香閣主

愈麻面法

■ 面麻最覺醜陋。余新發明一法。治之頗效。願麻面諸公注意之。法取生豬油一
■ 塊。滿面摩擦。務使將凹麻處砌滿豬油。外再敷以香粉。則麻面必一變而為又
■ 光。又滑。又香。又俏。之小白臉矣。



著作家之暗記

趙·茗·狂·

大凡一升店。除了招牌之外。還有一種暗記。說得文明一點兒。就是商標。有的以天官爲記。有的以和合爲記。用來杜絕假冒。講到著作家。倒也是如此。他的大名。就算是他的招牌。有幾個響亮一點的。竟和陸稿薦。稻香村。那幾塊金字招牌差不多呢。不過他們的暗記。却真是一種暗記。并不明白宣布。凡是熟讀他們的著作的。自能辨識得來。我是一個小說迷。不論那一位小說家的著作。都熟讀過。他們著作中的暗記。倒都有點兒知道的。如今揀幾種登在下面。其餘俟後再發表。至於講得對不對。我却不敢自必聽諸位批評和指正罷。

(一) 李涵秋之暗記

李涵秋不大作短篇。他短篇中的暗記是什麼。我也就不去研究他。他在長篇中最喜自加評語。差不多不到四五行就有一個評語。還喜用虛點。而且這種虛點。總在每人說完一段話之後。別的地方倒不見。在他是弄慣了。所以覺得自然。得狠。別人如果要學起。必定要弄得手忙足亂。或者還要弄錯。所以這二種。可以說是他的暗記。

(二) 林畏廬之暗記

林畏廬以古文之筆法而作小說。此似黃

祥華如意油。仿單上暗暗加有黃祥華三字之水印。非他人所得。而假冒不必再舉。其他暗記。不過他尚有兩個很顯明的暗記。就是「外史氏曰」與「讀吾書者」。

(三) 何海鳴之暗記

講到何海鳴之暗記。有人說。就是倡門二字。我說不對。這是一種說明書。不是暗記。而且他如今也不大做這一類的小說了。他的暗記。我倒知道的。你瞧他著作中。不是常有「說到這……」一句麼。此是與衆不同處。也是他的暗記啊。

(四) 漱石生之暗記



漱石生是小說界中的老前輩人又是很忠厚的所以他的小說中總帶些兒忠厚之氣這忠厚之氣可以說是他的暗記此外還有一種明記就是他的每篇小說開場十有八九總帶些形容聲音的字眼不是搭搭搭就是鏗鏗鏗呢

(五) 周瘦鵑之暗記

周瘦鵑之小說屬於哀情的爲多每篇總逃不了一哭字所以「香淚」與「珠淚」這一類的字可以說得是他的暗記又有人說「斜陽如血」一句可以說得是他的暗記他每一篇小說起首常喜用這一句的這個我倒還不敢十分決定

(六) 徐卓呆之暗記

著作家之暗記

徐卓呆的小說題目常喜用兩個字他的句法別具古茂之致不加一點修飾體格常變與衆不同結尾處往往出人意外突然而止而餘韻悠然這種却可以算得是他的暗記還有他在題目上常喜橫寫小說兩字有時編輯者不注意沒有把這兩字抹去就刊了出來可是給那熟讀他原稿的一看倒可知道此篇確是他的真作不是贗本呢此外他每喜寫這個「確」字不知道卓呆瞧見了也以爲這句話「確」不「確」啊

(七) 胡寄塵之暗記

短而峭就是胡寄塵的暗記這個大家都已知道不用我說了此外他每喜用甲乙丙丁A B C D這種

代名詞別人雖也有用的。但沒有他這樣的常用。所以這也算得是他的一種暗記啊。

(八)程小青之暗記

程小青之暗記是什麼呢。這個不用說得。就是霍桑探案四字了。有人聽了笑道。這是大家都已知道。還用你說麼。我道。我今日做這篇著作家之暗記。別人的暗記。或者還可以不說。他的暗記。一定不可拋置了不說的。因為他自己已把這種暗記。在半月前宣布過了。簡直可以說得是一種立案過。公布過的商標。怎可漏了不說啊。

此外還有獨鶴天笑……等等大著作家。他們也各有各的暗記。如今我且暫時賣個關子。等下次有空

的時候再講罷。

我正把這篇稿子寫完。有一朋友問我道。你說了人家半天。你自己的暗記又是什麼呢。我笑道。我是文壇中一個小卒。算不得什麼著作家。這好似一付小擔子。連招牌都沒有。還有什麼暗記呢。不過你既逼着問我。我就老着臉皮答道。有的。就是「就是了」三個字。記得有一次夜中趕做一篇稿子。做好了。就寄了出去。等到登出後一覆看。不到半頁。竟用了十個「就是了」。連自己看了。都笑了起來。這不是大大的笑話麼。咳。這算得什麼著作。說得什麼暗記。



兩條法律

張舍我



達士德先生一面燃着雪茄。一面很感動似的說道。
『貞操。和美德。並無相同的意義。人做錯是意志的
結果。並不是人的作爲。』他轉身向他的妻子。續言
道。『我看韋寶玲。只當伊是個好女子。從不說伊是
什麼。』達士德夫人將剛纔讀完的信。摺疊好了。放
在旁邊的承盤裏。說道。『理箕。你作如此感想。我很
快慰。伊今天晚上。要到這裏來了。』達士德先生不

經意的問道。『來做什麼呢。』我沒有知道。伊只說
伊必須見我。——伊有一件極重要的事情。須待我
的指示。伊在伊的信中說道。『一個重大的緊急關
頭。』我猜不出那是一件怎麼樣的事。我很希望伊
不再到困難裏去。『你是婦女社會幸福會裏的會
長。』達士德先生說。一面微笑瞧着他的雪茄。『我
敢說你最配以伊需要的指引給伊。』理箕。你如此

想。我很快活。但是要指引一個身居寶玲地位裏的女子。怕不能像你所猜想的容易罷。」

伊的丈夫。出去後。不一會。一個長身玉立而形狀懦怯的少年女子走進室來。達士德夫人很自尊的接伊。說道：『寶玲。你怎樣？』伊的語聲溫婉。而在歡迎與申斥之間。『這是件很奇怪的事。請坐下罷。』少年女子很覺不安的扭伊的手套。於是。是很不快的坐在那沙發的沿口上。伊的神情。似乎爲着一件不快的試驗而自己震恐自己。伊的臉是長圓的。臉色清白。頭髮蓬鬆。戴着一頂簡單的帽子。伊開口說話時。才顯出伊的美麗。和引人醉心之處。伊的大而灰色的眼睛中。表現伊心中的恐懼。然而同時又有一種

懦怯的愉快。似乎伊尋得了一種快樂。而又恐失掉的一般。『達士德夫人。我特來請求你的指教。因爲我有一個問題。必須解決。』伊說得這裏停了。考察那婦人的臉上。是否有同情和理解。達士德夫人問道：『怎樣？』伊的語聲很疑惑。但並沒有感動。伊原有的那樂天派的笑容。既不能使伊信任。也不叫人不必去信任伊。但無論如何。總現出一個中年婦人的笑臉。少女說：『這——這是關於我自己的事。』達士德夫人掀起伊的眉毛。問道：『如何？』少女說：『我——我有了戀愛的事了。』我親愛的寶玲。我聽了。這消息。真是喜出望外了。我深信你一定選中了一個有價值的男子——』少女笑着插言道：『我沒

有選中他。是他選中我的。然而我非常的愛他。這一句最後的話。是伊急忙加上去的。因為伊覺得上一句有些不忠心於其所愛。『我的親愛者。這是完全應得如此的。現在你告訴我罷。我可以怎樣指導你呢。要是他是一個好男子。他自將給你一個很好的小家庭。使你非常快活。這是毫無疑義的。你要告訴了他是誰。我才能說他和你配不配。我可叫在波斯頓的幾個朋友。我想你的愛者。一定是住在波斯頓的。』將他調查一下。報告給我聽。』少女似乎很不安適。伊在沙發上很徬促的牽動。一時回答不出來。停了一會才說道。『我不是要問你關於他的問題。他是原沒有什麼呀。——你可知道。——』我

的親愛者。不是這樣說。我說我不能說什麼。除非——』達士德夫人。這是——這是那件事。我應當告訴他麼。』達士德夫人的前額。皺了一皺。現出仁慈的容色問道。『告訴他什麼。』親是關於——關於我自身的事。和我曾欲嫁的一個男子。——你可明白麼。』我的愛者。這是自然的。一定的。我沒有想到那件事。現在我立刻看出你的地位了。你覺得那件事。是你身上的一個污辱。你自然不肯戴着假面具。到你那未婚夫之前。我的愛者。我很明白。我也必須說。你這思想。足以見你的爲人。你覺得你應當告訴他無論什麼事。』少女點頭。很長睫毛下的幾顆淚珠。頓表現在伊心中無限的憂鬱悽惻。達士德夫人操着司法官

的態度。打算策劃這少女的前途。伊說：『我的愛者。我們且考慮一下。我想那男子一定很愛你。』少女復點首。不過此次很有精神了。伊的臉上也頓時起了一層愉快。增加伊靈質上的美點。達士德夫人續說道：『你所可怕的一件事。就是他後來或有一天曉得真相如此。他要覺得你欺騙他了。然而要是他一天不曉得此事。依我看去。無論於你於他。便一天沒有危險。』你想沒有麼？』爲什麼要有呢。你如此。遭遇並不是你的罪惡。你是不負責任的。要是你在現在的環境裏。和那男子相愛。而他竟非常愛你。又若照你的話。他是非常的顧憐你。我敢說他一定。不管以前有什麼事。要娶你的。但是我的孩子。在這

個環境下。要依靠人家的寬恕。決不穩妥。無論如何。他現在作何感想。到後來他依舊要記憶着的。悲慘的結局。便要臨到你們兩人身上。這是人類的天性。』一句一字。少女都十分注意的聽着。至此伊微微地聳了聳肩。問道：『所以你教我。我不告訴他麼？』正是我看這是最穩妥的了。我是世界上教你或引誘你欺詐的最後一個人了。但環境既異乎尋常。不多說話。亦是聰明人應有的一部分。』但是——要是他後來查出了呢。』達士德夫人道：『誰能告訴他呢。除了我同本會會員以外。沒有一人知道。而我們對於此種事。又視爲神聖。我們的嘴唇是封好了的。你真無恐懼之點。』寶玲不活潑的目光。瞧着中年

婦人說：「達士德。你如此設想。我非常快慰。我可以請求指示的。世界上祇有你一人。別人不知道我的歷史。我也不願意告訴別人。我的孩子。這個自然不可以的。我能幫助你。最爲欣慰。保護本會女郎的幸福。是本會的責任。老實說。你如此到我這裏來。我以爲是你來問我安好。我們幫助你做正當的事。並不。有。差。要是。你。要。嫁。這。個。男。子。我。實。看。不。出。你。爲。甚。不。能。嫁。他。無。論。他。是。怎。樣。一。個。人。這。句。話。我。已。說。過。了。」達士德夫人很熱誠的說完這句話。伊瞧着伊的同伴。神情似乎要得着同樣熱誠的答語。然而竟沒有。韋寶玲大而悲慘的目光。注射在伊身上。很顯然伊的神經錯亂了。停了一會。伊慢慢地說

兩條法律

道：「達士德夫人。除了你一人以外。世界上沒有第二個人。我可以求教。這句話是不錯的。但我還沒有解釋給你聽。這件事爲什麼要如此。你知道我的歷史。是一個理由。但是還有別個原因。」

達士德夫人的熱誠。頓時爲許多問題和疑惑驅逐走了。問道：「別個原因嗎？」寶玲答道：「達士德夫人。那真原因就是——那要求我嫁他的男子是你的兒子。勞士。」伊說話的聲音比前更低而輕。因爲憂愁和恐懼打在伊的心田裏。但在達士德夫人聽了。好像聞着近在咫尺的雷聲。伊沙粗着聲音問道：「勞士嗎。我的兒子嗎？」伊立起來。走向這少女。似乎伊欲扼了伊的喉嚨。將伊勒斃。嚷道：「你怎敢。你怎敢。」

章寶玲很可憐地顫着聲音答道：「我怎敢什麼達士德夫人？」你怎敢跑到這裏來告訴我這樣一件事。這是很羞恥的呀！我跑到這裏來因為我想這是我應該做的誠實的事。所以這是我教你從溝壑裏出來的酬謝麼呀！」這少女很安閒地答道：「你已經告訴我。說你看不到我。為甚不可以嫁給隨便那一個人。我沒有告訴你以前我已猜到。你對於此點的見解。要是不然。你決不肯以真話告訴我。我並不是來誘你入陷阱的。我也不必要到這裏來。要是我願意。勞士早已於一禮拜前同我結婚了。上月我在波斯頓你的姊姊家裏和他相見。他向我求婚不止五六次了。但我沒有給他一個回答。我要

和你見面。」這時達士德夫人已恢復伊的常態。但伊的目光中仍含着凶光。說道：「我想你的意思是欲答應他。我必須答應的。達士德夫人我愛他。」「那麼我要告訴他真相了。你不能如此。你已答應我不告訴一人了。那是現在沒有關係的了。我要為着兒子的快樂而奮鬥。你不配做他的妻子。我必竭力阻止你嫁給他。達士德夫人我為什麼不配嫁給你的兒子。因為你是……因為你那件事……和別個男子發生的。那麼你相信我是個不道德的婦人了。這個和我所相信的沒有關係。」「但是你曉得了我的歷史。而說我可以嫁給我所歡喜的男子。或者我說過這話。但這個不同我們

瑛。在。是。講。到。我的。兒子。他。比。無。論。何。人。好。得。多。嗎。
這。是。你的。話。意。嗎。『他是我的兒子。』

少女走到窗次。望街中靜默地瞧了幾分鐘。伊回頭
說道。『達士德夫人。你和你的同事。假做救濟許多
街上的婦人。你們以為使他們做成好婦人而自鳴
得意。但。你。不。必。使。我。做。一。個。好。婦。人。因。為。我。從。沒。有。
做。過。怎。樣。的。婦。人。我。和。金。和。華。發。生。戀。愛。我。們。是。同。
鄉。又。生。長。在。一。塊。兒。他。是。個。有。希。望。的。男。子。他。將。往。
外。國。出。征。時。他。來。向。他的。親。友。和。我。等。告。別。並。要。求。
我。於。他。未。出。發。以。前。嫁。他。他。預。計。他。是。決。不。能。回。國。
的。我。應。允。了。當。即。議。定。於。下。星。期。在。紐。約。結。婚。他。去。
請。求。護。照。我。於。午。後。去。見。他。他。竟。忘。掉。了。或。不。曉。得。

我必須和他同到護照局裏去的。等到他覺得時。我
已在路上往紐約去了。我的火車。應當在護照局停
止辦公以前的半小時馳到。他却。在火車站坐在汽
車裏。等我坐著到市政廳去。不料我的火車。遲到了
半小時。』達士德夫人道。『這個我都知道的。』我
想。你。是。一。定。忘。掉。的。了。否。則。決。不。會。如。此。的。苛。刻。後
來。我。們。到。紐。求。護。照。去。但。那。裏。的。定。章。對。於。非。居。住
人。民。請。領。結。婚。護。照。不。肯。即。發。達。士。德。夫。人。你。除。了
我的孩子以外。一點也不知道我的身世。那時我沒
有回家。他們以為我已嫁了。我也沒有告訴他們。我
在紐約日夜工作。竭盡我的體力。因為我曉得。他。一。
定。要。回。來。娶。我的。只。要。他的。生命。留。在。世。上。這。目的。

必有實現的一日。」達士德夫人很不耐煩的搖頭。伊說：「這都在問題之外。我必將真情宣布於勞士。」你不能藉着你所有的消息破敗他的快樂。我的快樂你無此權。他必須知道這真相。那麼無論如何必須由我先訴他。我想這個你應該給我優先權。不。我不相信你。今夜我將很詳細地寫信給他。『這個你可不必因為在幾分鐘內他就要來了。』達士德夫人跳起來說：「這裏。正是我們是從波斯頓一起來的。我告訴他。我必須先對你說。因為你待我很仁慈。又幫助我謀得一個職業。他不願意我一人獨來。但我堅執我見。請他等待半小時。現在時候到了。他來時你可以告訴他。」伊說得又安閒又

失望。好似每事都定局了的一般。伊鎮靜的態度。極和達士德夫人憤急的情狀相反。這二個婦人面面相覷。度數分鐘無味的光陰後。勞士進來了。他急速吻母親的前額。但並不遮掩他的敬愛。於是他走到寶玲前。握着伊的手。問道：「親愛的。你告訴了伊沒有？」寶玲點首。不能啓口。達士德夫人指着一把椅子說：「勞士。你坐下了。」聲音嚴厲。使這少年驚異。數分鐘看着他的母親。問道：「母親。什麼？」寶玲向他一看。毫無笑容。耳語道：「勞士。你母親有話對你說。」達士德夫人說：「我想這女孩已告訴你。我送伊到波斯頓。你的姨母很歡喜伊。」是的。這話我已聽見。

過了。這有什麼呢？『或者你不知道我做會長的那個社會救伊從飢餓裏出來。照顧伊的小孩。直到小孩的死……』伊的小孩嗎？他轉臉向着伊。面色如灰。『寶玲——你從前已嫁了。』達士德夫人粗聲說。『就是這點伊從前沒有嫁過。』韋寶玲很急促的呼吸。接着歎氣。又奇怪又失望。勞士大聲呼道。『寶玲。這是的確的嗎？』伊不能忍受他可怕的目光。伊的目光便轉到達士德夫人說。『至少你可以對他盡情宣布真相。』伊的聲音。非常的疲倦。又說。『勞士。正是二年以前。我和一個男子相愛。那是在我遇見你之前。他正欲往法蘭西出戰時。我們原定結婚的。但被一件意外的事情阻止了。他陣亡於聖米

兩條法律

希戰場。這就是真相的全部。』
他問道。『你爲什麼不告訴我呢？』
『我不曉得怎樣做。』伊的勇敢。起始表現了。又充滿着勇敢的說。『那就是我來此的緣由——欲問你母親的教導。伊果然指示我。教我不要說什麼告訴。我說我可以隨便嫁給我所愛的男子。等到我告訴伊我所愛的男子。就是你。伊便忿怒。說要阻止我們的婚姻。告訴你實情。或者這也應當如此的。我們是決不能快樂的。有了像這件事在我們中間。我想我是決不會快活的。』
寶玲站起來。走到他前說。『勞士。我要你記着。我前告訴你。我起初就怕懼求你。放我過去。就是你那一

定要我嫁你的時候。我便拒絕。你那時你應該聽從我了。現在你必須聽從我了。你必須棄掉我。我們不再相見了。再會。」

勞士柔聲道：「寶玲！」

在旁邊十分注意着兩人舉動的達士德夫人立起來。站在他和那可憐女郎的中間。說：「勞士。你必須讓伊去。你必須決不和伊再見。」這話使女郎站在門口。怒氣止住了伊的眼淚。高聲呼道：「達士德夫人。你的話或者是不錯的。或者。我是不配嫁於你的兒子。然而我想我的道德和他同等。也和誰何男子同等。他能夠說他一生沒有犯過一件不道德的事嗎。達士德夫人。你想男子有一條法律。女子又有一

條法律。這是不公平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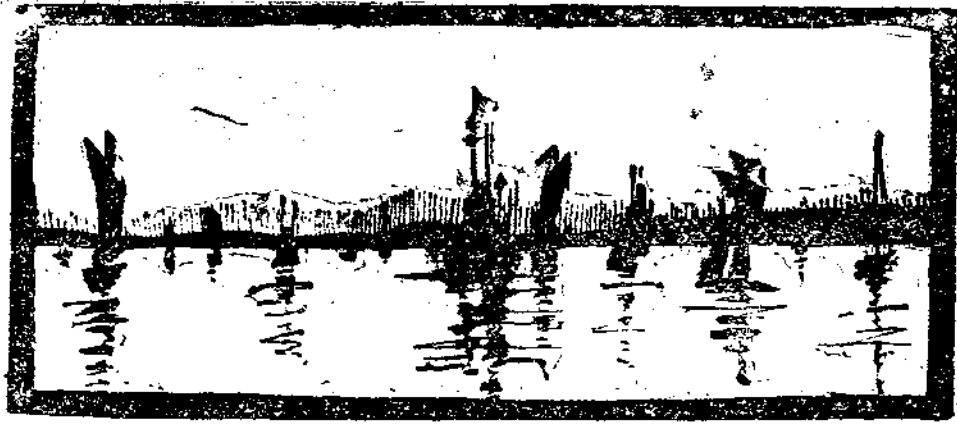
達士德夫人呼道：「靜了。你怎敢如此說我的兒子。」因為這話是真理。這批評你兒子的話。並不比批評別人的話。多多說也。沒有用了。」伊說到這裏。忽操着疲倦的語聲道：「不過。婦女是不道德的男子。是公正的。——男子。」

伊又回身轉去了。

然而。此次是勞士阻止伊了。他把伊抱在懷裏。耳語道：「寶玲。親愛的女郎。我不願意放你去。我不管世界上什麼人。我要娶你。」

「勞士。」達士德夫人失聲而呼：「你能想到什麼。你可是忽然發瘋了嗎？」

弗怕熱歌



弗怕熱歌

程瞻慮

弗怕熱。弗怕熱。頂弗怕熱。有大痔。Dor 憑你。炎天似火。燒身上。皮衣弗肯脫。
 舌頭拖出二三寸。何弗寬衣赤骨肋。弗怕熱。弗怕熱。金背蒼蠅。弗怕熱。手忙脚。
 亂搓麻繩。熱天做工。弗吃力。坑缸上面開大會。啾啾去列席。弗怕熱。弗怕。
 熱尖嘴蚊蟲。弗怕熱。半夜三更讀文章。讀到天明。弗口渴。倒也學着蘇秦風。讀。
 書欲睡。刺股骨。可惜刺的他人股。你讀文章。人流血。弗怕熱。弗怕熱。長鼻。螞蟻。
 弗怕熱。西瓜皮。與香瓜子。香味直達。螞蟻國。螞蟻立時來。排陣排個一字。長蛇。
 式熱石上面團團轉。那怕太陽似火。逼有時。同類相殘。殺眼看同胞。似仇敵。死。
 的傷的不記數。地上紛紛。螞蟻骨。螞蟻本是微蟲。類自殘。同胞不足惜。何苦人。
 也學螞蟻。炎天交兵。川與粵。性命看得。蟻命輕。算來有些。弗值得。

南技清話

牛·飯·



△罵人大書

說書一業。人品大有分別。或則清雅。或則粗俗。即說唱時。亦分別雅俗。能清雅則上等。社會受。若粗俗則祇可博下等人與老轉受。（道中切口。謂聽客歡迎曰受。不出錢。立於窗檻外聽者曰老轉。）故無論彈唱評語。最好雅俗共賞。太雅又不好。太俗又不好。要說到上下中三等男女老幼。皆受亦雅亦俗。真非容易也。近今欲於光裕潤裕寬裕三社二千餘人中。求一全才。屈盡十指難覓一個。（說書業分光裕潤裕寬裕三社。光裕在蘇州。潤裕在上海。寬裕則湖道不能坐高台。所謂露天書也。）唱小書猶雅多而俗少。說大書則雅少而俗多。一記醒木一拍。把破摺扇一搖。開口來三句。弗脫兩句。是罵人口吻。聽客豈不觸耳。現在大名鼎鼎之葉聲揚。即犯此病。罵人工夫。確到爐火純青地步。眼睛一斜。饒唾一噴。放開懷抱。胡大海出。場海外。奇談大罵。特罵矣。究屬黃兆麟說三國諸葛亮羽扇搖搖。周公瑾雉尾飄飄。有風流雅度。想學葉先生罵山門。今世不能。

餐風續錄

寄塵

有人言中國之稻爲印度安南等地之野生植物。由其地傳入中國云云。此言不爲無稽。蓋中國之稻只產於南方。而黃河流域卽無有矣。是南方之一種特產。其由印度安南而來也。或可信矣。貓亦產於南方。或言爲埃及國之特產。漸及於他國云云。此言無確據。不足深信。然貓性極畏冷。夏至以後。鼻卽常冷。冬日則入竈以取

餐風續錄



父子

陸律西

王阿計乃是一個江湖流丐。人都不曉得他的來歷。但見他住在鎮尾的一間破廟裏。除了一身之外。還有一個七十多歲的老父。不但。是耳目聾盲。且又兩足殘廢。一步都不能行動。終日睡在一塊破席上。等他兒子討了飯回來。苟延殘喘。據有人跟他去看過的說。這阿計很爲孝順。每日討得殘羹冷飯回去。先揀好的擺列在老父面前。儘他飽啖。等他吃剩了自己才拿過來充飢。有時討得少了。他便自己餓一頓。有時討得多了。或是得着幾枚銅元。他便買些酒來給他。老父消愁解悶。父子說說笑笑。便是極快樂的日子。這廟離河甚近。每天飯後。他便把所用的瓦鉢竹筷。拿到河邊去刷洗潔淨。高高放

父子

媛。其為南方特產無疑也。

簾床竹簾。袒腹高臥。置世事於不顧。治亂皆忘。又何有乎天氣之炎熱。俗語云。心靜自然涼。莫謂上海人烟稠密之鄉。而竟無清涼之地也。靜中無事。輒憶取兒時在鄉村私塾中事。以為樂。亦消夏之一法。今為記之於此。在塾中除早晚讀書。午刻習字外。餘皆靜坐。或與同學遊戲。吾等以猜謎為遊戲之一種。嘗以「六」字製一謎云。兩個跳蚤。拾一根槓。一個跳蚤。立在槓上望。此二語形容六字。惟妙惟

了。起來。然後另外抖些清水。請他父親洗手洗臉。每過三五天。還要替他父親把一件東補西綻的小衣服。脫下來。用清水洗淨。晒乾。仍舊給他穿好。這樣一個家庭。被阿計弄得很有條理。那老人家心裏似乎很為舒適。毫不覺得痛苦。因此人都叫他做孝化子。

但是夏天還容易過。轉眼到了深秋。寒風凜冽。砭肌刺骨。這破廟又是風穿雨漏。王老頭子早瑟縮的抖。做一團。再聽聽外面的風勢。越發大了一陣的飛砂走石。連這廟都要捲到半空裏去了。阿計嘆了一口氣。向他父親道。天氣眼看就是嚴冬。我們的棉衣。還不知在那裏。咧。照往年的年成。討兩套衣裳。本不算什麼難事。無奈今年水災。顆粒無收。平常些的人家。自顧還來不及。所以這幾天。連討碗飯。都。不容易。父親雖然沒有挨餓。我却已幾天沒有吃飽了。現在算起來。這全鎮上。只有童府上。還有兩個錢。說不得。只有向他身上設法。我

肖是時鄉間尙少時鐘及時表。但視日影以定早晚。牆以磚砌。磚皆磨平。而牆不加粉。故磚皆一塊塊可數。吾等之計時刻。則日日在第幾磚。第幾磚。此種稱謂。恍如一種術語也。而今不可復聞矣。

前數年。余嘗見一鄉人入城。見冰糖而不敢食。以爲是明礬。一時傳爲笑柄。然余亦見一城中人下鄉。見一松鼠而不識。竊怪鄉下老鼠尾巴大。又疑以爲是狐狸也。亦爲鄉下人所笑。余因之有感焉。見所未見。自然不知。

餐風續錄

的手段也。長久不試了。何不趁今晚去發個利市呢。他父親忙攔住道。且等幾天再看。這種冒險的事。得能不做最好。我現在是一刻離你不得。倘若一個不小心。被警察捉了去。押個十天半月。我的性命還能保麼。阿計道。我也是爲了這個緣故。所以幾年不幹這營生。了。不然照我的本領。何至於住在這冷廟裏。沿門托鉢。去向人家乞憐呢。現在實是逼到無路可走。與其父子兩個困守着。等着做路倒尸。何如姑且去試一試。或者天可憐見。不至於就壞事。好在我也不敢貪多。只要夠我們過冬的。澆裹就算的。況且童府有的是銀錢。拿他些用了。也不算罪過。老頭兒聽了無言可答。阿計主意已定。聽了聽外面西風更加緊了。原來做賊的兩句口訣。叫做「偷雨不偷雪。偷風不偷月」。當下曉得機會已到。便把隨身衣服紮縛停當。輕輕的從廟裏走了出來。

父子

美人百面相

天下之物無窮而人之見聞有限彼此互笑適足以表明自己見聞之不廣也。

美人百面相

洞天

美人人人所愛悅者也。然遇之者往往如曇花一現。瞬息即逝。不肯常留塵世。久現色相於人間。其故何歟。豈天生麗質。故促其壽。而永使世人顛倒夢想乎。余渴想美人久矣。因無艷福。致乏佳遇。不意於

父子

童府住在本鎮市心裏。乃是一所五六進深。很高大的瓦房。其中門戶雖然深奧。阿計平日討飯時。早已看得熟了。論起他的家當來。至少也有五六十萬。都是童老頭兒一個人克勤克儉。做生意積聚起來的。阿計走到後門口。已是三更左右。便從短牆上翻身進去。走過幾條暗弄。才摸到一帶正房。見裏面燈火暗淡。有人說話的聲音。從窗縫朝裏面望時。乃是童家老頭子和他老婆子對面坐着。你一句我一句的。似乎在那裏口角。只聽老婆子哭着道。我這兩天爲着大病才好。胃口不開。才買了幾十錢的熟肉來吃。真是破天荒第一次。恰好被你撞見。就咕噥了。一天。難道我這個人連這幾個錢都不值嗎。老頭子道。話不是這等說。像今年這樣年成。許多人連草根樹皮都沒得吃。我們坐在家裏。天天有白米飯。青菜吃。已經是十二分的過分。你還要東挑西剔。豈不是罪過麼。我身上這件棉襖。七穿八洞。

雙星渡河之夕。忽有美人嫋嫋入
燕。花容含笑。足可傾城。媚眼傳情。
大堪銷魂。因借生花之筆。寫出種
種色相。俾美人倩影。常留楮上。且
以證吾夢之非虛。若云唐突西施。
有玷芳姿。余豈敢辭乎。

粉頰暈紅。玉靨添潤。朱唇微啓。銀海
生波。此美人歡笑之相。

啼痕新印。冷溼胭脂。如花帶雨。如露
潤芝。此美人悲泣之相。

鶯聲嚶嚶。脂香陣陣。嬌喉宛轉。幽揚
清潤。此美人唱歌之相。

美人百面相

早就該換了。今年也只好再將就一年。再說世上只有金錢是寶貝。平日個個說親道故。等到沒得用的時候。那個肯借給你一文。若是沒有了錢。要想吃人家一頓飯。只怕比登天還難呢。老婆子道。你這種話。我聽了不知多少回了。但若沒有我一心一計的幫助。你只怕也做不起這家人家。難道到了今日。我倒肯浪費麼。老頭兒道。我原不過提醒你一聲。不可因為小事。便不注意。又用手指着油盞道。譬如我們現在。又不做什麼事。這裏為什麼要點兩根燈草呢。老婆子忙站起來。要想剔去一根。豈知眼目昏花。抖抖戰戰的。連火都碰滅了。弄得滿屋漆黑。又忙着去摸火柴。來劃老頭兒。喊住道。又何必去費一根火柴。好在我們就要睡了。黑暗些倒不要緊的。從此聲息便寂靜了。阿計見他們這種情形。倒覺不忍下手。才待退了出來。見面還有一帶房子。牕紙上照得十分光亮。裏面有啾啾笑語的聲音。

父子

美人百面相

紅。綃。寄。淚。翠。袖。驚。寒。花。容。清。減。腰。帶。
嫌。寬。此。美。人。病。起。之。相。
粉。頸。低。垂。嫩。紅。暈。頰。衣。角。頻。弄。欲。言。
囁。嚅。此。美。人。羞。澀。之。相。
芳。魂。欲。碎。花。容。失。神。香。汗。浹。背。翠。眉。
含。顰。此。美。人。乍。驚。之。相。
釵。顫。玉。斜。髻。偏。雲。亂。星。眼。朦。朧。衣。帶。
鬆。緩。此。美。人。曉。起。之。相。
蓮。移。悄。悄。珮。響。珊。珊。弓。鞋。露。溼。印。遍。
蒼。苔。此。美。人。步。月。之。相。
悄。坐。燈。前。嬌。彈。粉。淚。香。腮。漫。托。柳。眉。
鎖。翠。此。美。人。傷。神。之。相。

父子

六

走。近。去。看。時。見。案。上。點。着。極。粗。的。蠟。燭。當。中。還。挂。着。保。險。洋。燈。照。得。
屋。裏。的。陳。設。金。碧。輝。煌。有。男。女。兩。人。向。火。爐。坐。着。似。乎。也。是。一。夫。一。
婦。年。紀。都。不。過。二。十。幾。歲。旁。邊。還。有。兩。個。婢。女。伺。候。着。大。約。就。是。童。
老。頭。兒。的。兒。子。媳。婦。了。只。聽。少。婦。說。道。明。天。我。們。吃。些。什。麼。可。口。的。
菜。你。可。想。出。了。麼。男。子。道。這。兩。天。雞。咧。鴨。咧。吃。得。怪。膩。煩。的。總。婆。弄。
些。新。鮮。東。西。來。吃。才。好。少。婦。道。可。不。是。麼。昨。天。弄。來。的。冬。筍。燻。雞。和。
那。青。魚。湯。我。不。過。揀。了。兩。塊。腿。肉。吃。了。其。餘。的。都。便。宜。了。這。兩。個。丫。
頭。現。在。秋。風。一。起。蟹。是。很。肥。壯。的。明。天。我。想。叫。他。們。弄。一。個。蟹。肉。燒。
膠。菜。不。過。五。六。斤。蟹。就。夠。了。再。加。一。碗。南。腿。鴿。子。湯。不。是。很。好。下。飯。
麼。男。子。拍。手。道。贊。成。贊。成。真。難。爲。你。想。回。頭。就。叫。婢。女。阿。梅。出。去。傳。
話。少。婦。道。你。且。莫。忙。我。想。這。兩。樣。菜。都。是。狠。費。巧。夫。的。老。婆。子。固。然。
不。敢。管。我。們。倘。若。吃。起。來。被。老。頭。子。看。見。豈。不。又。費。一。番。唇。舌。麼。還。

檀心倒卷。玉鬢低徊。含情不語。幾度疑猜。此美人思索之相。

花前月下。獨倚雕欄。無心刺繡。常自嗟歎。此美人離思之相。

星眸倦啓。玉頰凝酥。語言囁嚅。嬌倩郎扶。此美人醉酒之相。

輕紅拂臉。凝翠暈眉。鏡奩耀彩。雲鬢雙垂。此美人曉粧之相。

玉痕增麗。溪水生香。顧影自憐。頻整繡裳。此美人臨澗之相。

柔絲萬縷。刺遍鮫綃。鴛鴦繡罷。黯然魂銷。此美人刺繡之相。

美人百面相

是不吃罷。男子道：你要怕費口舌。除非跟着他們頓頓。是一根青菜。不許換樣子。你可吃得下麼？天生我們的口福。只管去弄來。好在老頭子。天天一早。總要到田邊去查看的。至早也要午刻纔回來。倘若他來時。我們還沒有吃完。我却有個法子。只要叫叫阿梅去抓一把米。來洒在門前。老頭子回來。看見一定要親自一粒一粒的檢起來。至少也要耽擱一個鐘頭。纔得走進來。我們有多少吃不完呢？少婦笑道：到底是你聰明。想得真不錯。但是你那老子爲什麼這樣笨呢？他掙了這些家當。將來斷了這口氣。一個錢也不能帶到棺材裏去。還不都是我們手裏的東西。何不早些拿出來。還見他個情。偏要把持着別人用一文。就和挖了他的心肝一樣。怪不得人家罵他是守財奴。真是何苦來呢？男子道：這也是他命裏沒有這福氣。勉強不來的。但他越是這樣。我越要多揮霍些。和他賭賭氣。所以我箱子裏

父子

美人百面相

玉腕高舉。紈扇輕揚。細步花叢。衣袖飄香。此美人撲蝶之相。
疑神端坐。調洽宮商。春葱頻摩。音韻幽揚。此美人操琴之相。
皓腕凝水。玉靨羞花。涼生翠袖。香襲蟬紗。此美人採蓮之相。
露花溼釧。風莖拂鈿。雲鬢霧鬢。映日生妍。此美人曉行之相。
銀床疊水。綃帳籠烟。橫陳玉體。枕落釵鈿。此美人睡眠之相。

父子

八

那幾套皮衣裳。是上年纔做的。還簇新。鮮的咧。今年爲着不合時式。都要從新買料來換。過怕他不拿出錢來。麼少婦又叫阿梅去把首飾匣子拿了出來。一樣樣的揀着給男子看。說是現在這些金器都不時了。吵着要去買珍珠鑽石的。阿計在外面看着這些金飾。通共約有百餘兩。便留心看他收藏的地方。預備回來好下手。心想他們既不在意。取了來。不過九牛一毛。却夠我幾年過活了。想時但看他們把首飾匣子放在桌上。並不收拾。大家就去睡了。阿計便把窗戶撬開。順手取了匣子。仍由原路出來。回到破廟裏。
第二天童府被竊的事。早傳遍了全鎮。又說是這位奶奶自從首飾箱不見之後。成日價哭着鬧着。要叫他公公賠償。童翁弄得無可奈何。雖然照數賠了出來。但他心裏覺得異常慘痛。每對人說。我做了一世的人。還是頭一次吃賠帳咧。



文壇趣話

施濟羣

(三) 周瘦鵑之嗜好與迷信

△紫羅蘭盃與女浴室

△周挖花雅號之由來

提起周瘦鵑。人人知道他有兩種嗜好。第一是紫羅蘭花。第二是意大利石刻美人像。陽春三月。他的紫羅蘭盃中。供滿了紫羅蘭花。襯托着那些雪白的石美人。分外美妙可愛。瘦鵑本來富於美術思想的。

因此他所收藏的石刻美人。都是窮態極妍。十分精緻。東一個。西一個。差不多把紫羅蘭盃裝滿了。他的好友陳小蝶曾調笑道。我們到了紫羅蘭盃中。彷彿進了女浴室。有人問他爲甚麼。他指點道。你不見四下裏都是裸體美人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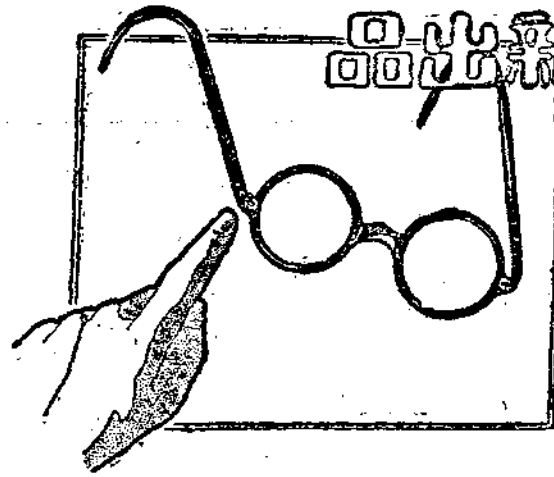
周瘦鵑除了愛紫羅蘭花和石刻美人之外。別無嗜好。連現在社會上最風行的麻

■ 雀都不會打。但是他從小就喜歡挖花。（
■ 博具之一種）所以每逢人家有喜慶事
■ 邀他組織雀局。他便一口回絕。並慫恿人
■ 家改組挖花。因此狼虎會同人替他起了
■ 個綽號。叫做『周挖花』。但周挖花近來
■ 因事情太忙。也好久不挖花了。
■ 瘦鵲向不迷信。自他阿兄死後。也迷信起
■ 來。花了好多錢。給阿兄大做佛事。最有趣
■ 的。他那位太夫人不知聽了誰的話。說七
■ 月三十地藏王生日。凡是生肖屬羊屬猴
■ 的。須在日落以前。趕到家裏。不然。定有災
■ 禍。瘦鵲今年二十九歲。屬羊。太夫人便下

了訓令。命他這天五點半鐘回家。瘦鵲說
■ 我不相信這個。倒要晏些回來試一試。
■ 誰知他夫人也出來說話。說你不管信不
■ 信。聽着母親的話。早些回家就是了。瘦鵲
■ 沒奈何。這天傍晚在申報館辦公時。手忙
■ 腳亂。時時看着斜陽。怕他落下去。好容易
■ 忙到六點半鐘。方始回家。瞧那天上的黑
■ 幕。也漸漸地遮起來了。
■ 濟筆道。這段文壇趣話。我本不是這樣做
■ 的。因為趙若狂攪了些是非。并且累他做
■ 了一次狗。纔改成這篇文章。諸君要知趙
■ 若狂做狗的趣事嗎。請閱下期。便知分曉。

電鑲鉸鍊

新品出



魯克眼鏡

遠東眼鏡公司

●上海大新街三馬路南首 ●
◁電話中夾七四六四▷

本公司發明魯克式電鑲鉸鍊眼鏡
耐用堅固輕巧合宜另又新出一種
(科學保光鏡)一副鏡架能掉多副
鏡片輕而易舉靈捷異常不論遠近
斜散等均可配合本公司且備有新
式驗儀械驗光主任乃係美國光學
專家專科債棧詳加檢驗故所製各
種科學眼鏡自能使戴者十分滿意
而補助目光之利益偉何如之

興泰電燈公司

贖送親友

輝煌燦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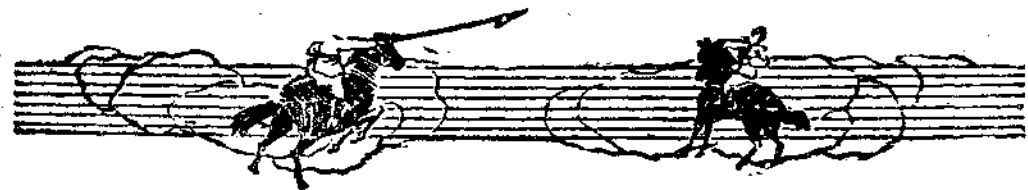
合家歡樂

以此最宜

本公司新到
雅緻台燈大
小有百餘種
裝璜極麗欸
式絕佳陳諸
廳堂臥室書
房辦事室等
處不獨令人
身心愉快且
能煥發精神
洵為無上之
妙品也

上海四川路A七十三號在北北京路郵政總局隔壁

電話中央四一八九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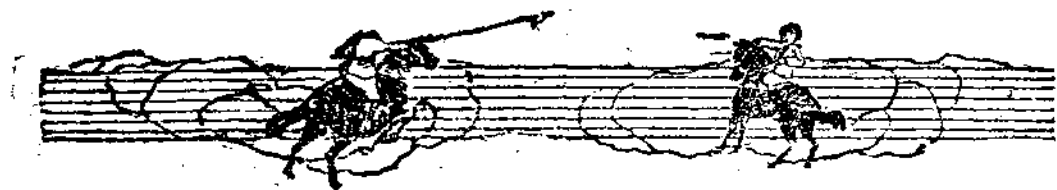
江湖奇俠傳

不肖生著

施濟羣評

第十九回 坐木龕智遠入定 打和尚來順受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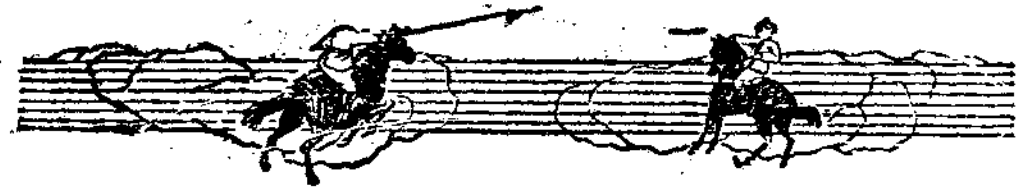
話說向樂山見智遠急得汗珠直流也嚇得不知是甚麼緣故仔細向那熱氣蒸騰的池裏一看原來八百尾金魚都張開着闊嘴朝天噓氣水面上蒸騰的熱就是那八百尾金魚口中噓出來的智遠手中的米灑下一把金魚的嘴便合攏一下起初噓出來的每尾口中尙祇一線灑下幾把米之後略停了一停一會兒沒將米灑下那噓出來的氣就漸漸的粗了智遠一把一把的抓着米越灑越急鉢盂裏的米看看灑完了智遠翻身復往裏跑解清揚問向樂山道大哥知道師傅幹甚麼嗎向樂山不及答白就見池中的熱氣越蒸越高剎時間彤雲密布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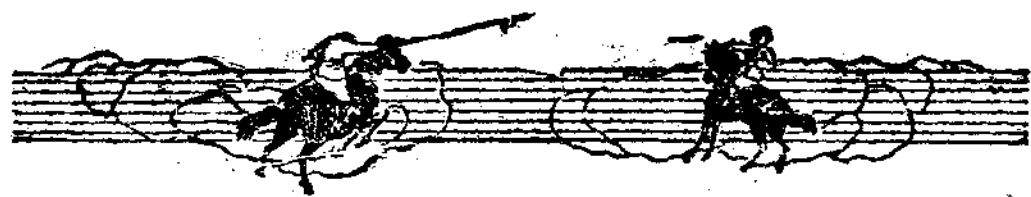
日無光將一個小小的花園迷蒙得如在黑夜頃刻簷端風起閃電如走金蛇向樂山忙挽住解清揚的手道不好了快進裏面去罷就要傾盆的大雨了解清揚道再看看沒要緊你瞧師傅不是又端了一鉢盂米來了嗎他老人家還更換了法衣呢向樂山回顧一看果見智遠披着大紅袈裟雙手捧着鉢盂飛也似的向池邊跑來跑到離池邊七八尺遠近猛然電光一閃一個巨霆跟着劈下來那巨霆的聲音就像靠緊耳門劈下似的向樂山解清揚二人同時被那巨霆震得昏撲在池邊沒了知覺在昏迷中也不知經過了多少時刻向樂山首先清醒轉來張眼一看祇見在嶽麓書院遇的那個道人笑容可掬的立在旁邊心中不由得一喜被雷震昏了的人不比害過病的一清醒便和平時一樣身體上本不感受何等痛苦加以心中歡喜一蹶劣就爬了起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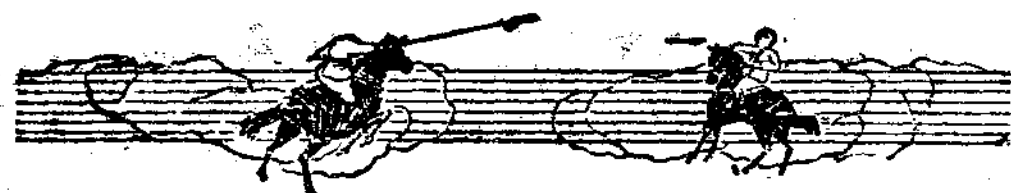
隨。卽。雙。膝。跪。下。朝。道。人。叩。拜。口。稱。師。傅。呀。可。不。把。弟。子。想。死。了。道。人。連。忙。挽。扶。起。來。笑。道。你。五。臟。都。受。了。些。震。損。不。用。多。禮。且。坐。下。來。再。說。話。向。樂。山。起。來。看。房。中。的。陳。設。認。得。出。是。智。遠。和。尙。平。日。打。坐。的。禪。房。自。己。躺。着。的。就。在。禪。床。上。解。清。揚。還。躺。在。禪。床。那。頭。面。色。蒼。白。兩。眼。半。開。半。合。黑。眼。珠。全。藏。在。眼。胞。裏。露。出。來。盡。是。白。眼。上。脰。的。牙。齒。緊。咬。着。下。嘴。唇。嘴。唇。也。和。臉。色。一。般。蒼。白。形。像。竟。是。個。已。經。死。去。的。人。非。常。可。怕。再。看。天。氣。晴。明。並。無。風。雨。祇。是。天。色。已。將。近。黃。昏。了。自。己。心。裏。明。明。記。得。是。被。一。個。大。霹。靂。和。解。清。揚。同。時。震。倒。在。金。魚。池。旁。邊。也。不。知。這。位。師。傅。何。時。把。我。二。人。救。進。這。房。裏。來。了。平。日。智。遠。師。傅。在。這。房。裏。的。時。很。多。這。時。怎。的。倒。不。見。他。了。呢。向。樂。山。心。裏。這。們。疑。惑。正。想。開。口。問。道。人。祇。見。道。人。一。面。指。着。禪。床。教。他。自。己。坐。下。一。面。俯。着。身。子。仔。細。端。詳。



解清揚的臉向樂山看了解清揚這種神氣祇道已經死了不覺慘然問道怎麼弟子醒了這們一會解賢弟還躺着不能動呢道人點頭道要醒快了向樂山也跟着仔細定睛看解清揚的臉沒一會就見兩個眼珠兒在眼胞內微微的轉動了漸轉漸快忽然睜開了和熟睡剛醒的人一樣兩眼似覺有些畏懼陽光向樂山忍不住湊近前喊道賢弟醒了麼解清揚這才明白了一翻身抱住向樂山的頸道嚇煞我了向樂山忙安慰他道不用害怕有師傅在這裏解清揚放開手向四面張看道師傅呢說着就坐了起來道人笑道你想見你師傅麼等歇我就引你去見才說着卽聽得隔壁房中一聲磬響道人對解清揚笑道此時可引你去見你師傅了解清揚道我師傅在那裏他老人家平日不是常在這房裏的嗎道人也不回答一手拉着向樂山一手拉着解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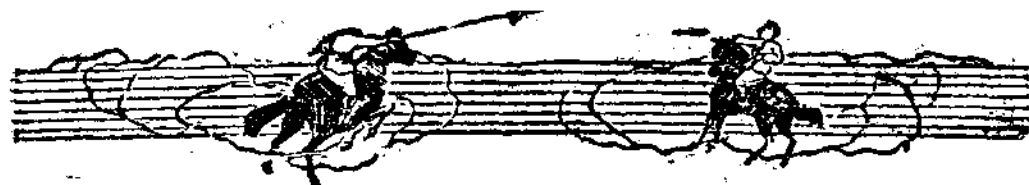
揚。走。進。一。個。院。落。這。院。落。旁。邊。一。個。小。殿。原。是。供。着。一。尊。彌。勒。佛。像。靠。着。彌。勒。佛。有。一。個。大。木。龕。龕。上。安。着。兩。片。格。門。格。門。從。來。開。着。裏。面。並。無。神。像。龕。前。也。沒。香。案。解。清。揚。平。日。常。來。這。小。殿。上。玩。耍。小。孩。兒。家。也。沒。注。意。怎。的。這。們。大。的。一。個。神。龕。却。沒。有。神。像。這。時。被。道。人。拉。到。這。殿。上。祇。見。一。個。少。年。和。尙。低。頭。跪。在。那。大。木。龕。前。面。口。中。念。經。一。般。的。祇。管。念。誦。聽。不。出。念。誦。的。甚。麼。再。看。木。龕。裏。面。自。己。師。傅。盤。膝。端。坐。在。內。雙。手。拈。着。一。串。念。珠。與。平。日。一。樣。的。慈。祥。眉。目。木。龕。的。格。門。上。懸。着。一。塊。粉。牌。牌。上。寫。着。一。個。大。閑。字。解。清。揚。見。了。這。模。樣。以。爲。自。己。師。傅。圓。寂。了。他。天。性。生。來。篤。厚。智。遠。和。尙。又。本。來。待。他。甚。好。這。時。不。由。得。兩。淚。直。流。也。向。地。下。一。跪。正。要。哭。出。聲。來。智。遠。已。開。口。呼。着。解。清。揚。的。乳。名。清。官。說。道。你。不。須。煩。惱。我。因。自。己。的。工。夫。須。及。時。努。力。所。以。不。能。兼。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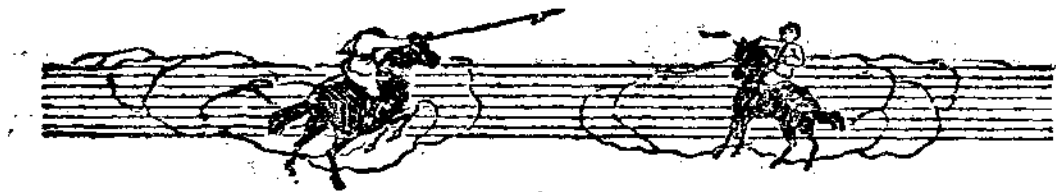
你們的工夫你從今後祇當我已圓寂了。這位清虛道友才是你。和向居士的真師傅。你們好生侍奉他。他自有安身立命的道。傳授給你的。他的道高出我十倍。你要學道。第一當用慧力。斬斷情絲。那有學道的人。現出你此時這般嘴臉的。在三年以內。你隨時可到這裏來見我。祇看我這龕門上的粉牌。像此時寫着閒字。你心中有話。儘管向我陳說。若見牌上寫着觀字。那便是我入定的時刻。你不得擾我。我念你年紀太輕。天性甚厚。恐你一時的道念不堅。慧力不足。爲念我分心。不能沉潛學道。特爲你多此一條相見之路。你知道了麼。解清揚聽得自己師傅尙能說話。心裏就高興了。連忙應道。弟子知道了。智遠道既知道了。還不拜師。更待何時。解清揚這才爬起來。向清虛道人拜了四拜。智遠在龕中也向清虛道人合掌道。此兒骨秀神清。仗着道兄道力。將來成。



就。必。不。可。量。老。衲。今。日。敢。以。私。情。重。累。道。兄。了。清。虛。道。人。稽。首。答。道。同。本。度。人。之。旨。師。兄。祇。自。努。力。後。會。有。期。貧。道。就。此。告。別。了。隨。卽。引。解。清。揚。向。樂。山。二。人。出。來。向。樂。山。走。出。殿。外。回。頭。看。那。少。年。和。尙。還。跪。在。那。裏。口。中。又。接。着。念。誦。甚。是。納。悶。不。知。道。少。年。和。尙。是。誰。念。誦。的。是。甚。麼。回。到。禪。房。裏。正。忍。不。住。要。拿。這。話。問。清。虛。道。人。解。清。揚。已。呼。着。師。傅。問。道。弟。子。心。地。糊。塗。實。在。不。明。白。怎。麼。金。魚。池。裏。無。端。會。冒。出。氣。來。又。怎。麼。在。晴。天。白。日。裏。忽。然。會。劈。下。那。們。大。的。雷。來。師。傅。更。爲。甚。麼。會。跑。到。那。龕。子。裏。面。坐。着。不。動。你。老。人。家。可。以。說。個。明。白。給。弟。子。聽。麼。清。虛。道。人。點。頭。笑。道。自。有。給。你。明。白。的。時。候。不。過。此。時。說。給。你。聽。你。也。不。能。理。會。總。之。智。遠。師。傅。的。功。行。快。要。圓。滿。了。所。以。八。百。羅。漢。先。期。白。日。飛。昇。你。今。後。能。潛。心。向。道。則。此。中。因。果。不。難。澈。悟。不。是。於。今。向。你。口。說。的。事。



向樂山在旁問道那跪在殿上念誦的少年和尚是誰口裏念誦的是甚麼師傅可能說明給弟子聽麼清虛道人聽了忽然正色說道不可說不可說正說到這裏後面脚步響向樂山掉頭一看那跪在殿上的少年和尚走了進來又朝着道人跪下叩頭口裏說出來的話向樂山聽了也不懂得祇見道人將他扶起說道三教同源本毋須拘泥行跡不過你的大事既了返俗儘可聽你自便道人說時指着向樂山解清揚二人對那和尚道這是你兩個師弟你們此時都見見免得日後相見誤作途人隨說了二人姓名卽對二人說道這是你們的師兄姓朱單名一個復字他是生長在廣東潮州的人祇說得來潮州話南幾省的語言聽得懂却不能多說三人互見了禮都面對面的望着不通言語向樂山看朱復的年齡不過二十五六生得高顴深目隆準寬額滿



臉英雄之氣帶着儒雅使人一望就能知道必是一個善文能武的少
年英傑心想有這般雍容華貴的氣概決不是寒素人家的子弟却爲
何少年就出家當了和尚呢心裏十分願意和他要好就因言語不通
僅能於神氣之間表示很願親交的好意古語說得好惟英雄能識英
雄向樂山既表示願親交的好意朱復也覺得向樂山是個非常的人
物當下也極力的表示出好意來所以後來清虛道人門下三十五小
俠中祇他二人做的事業最多造詣最深祇因二人情感既好出處不
離這就是二人同心其利斷金的道理然這是後話後集書中自然一
一的交待於今且趁這當兒將朱復的歷史表明一番方好接敘爭趙
家坪的正文智遠和尚的來歷也就因此可使看官們明白幾成了朱
復的父親名繼訓據說是朱元璋的十六世孫生小卽懷抱大志到二



十歲文名冠潮州府。祇是不肯應試。專喜結納江湖豪俠之士。兩廣素為多盜的省分。綠林中人物。朱繼訓結識的也很不少。他存心謀復明社。所以生下兒子來。就取名朱復。朱復之下。生了一個女兒。便取名朱惡紫。朱繼訓的祖遺產業。原來很富。不愁無貲。結納人物。朱復年才七歲的時候。朱繼訓親自帶在跟前教讀。那時朱復生來的體質最弱。枯瘦如柴。朱復的母親恐怕兒子養不大。時常去一個神廟裏拜求藥籤。膏丹丸散。都照着藥籤弄給朱復吃。那知越吃越壞。本來不過是體質弱。並沒甚麼病的。每日把求來的神藥一吃。倒吃出許多的病來了。朱繼訓見兒子病了。才知道是神藥吃病的。於是接醫生來診治。奈潮州地方沒有好醫生。朱繼訓自己又不懂得醫道。糊裏糊塗的。幾服藥灌下去。已把個朱復灌得奄奄一息了。朱繼訓夫婦都以為自己兒子沒

純粹國貨

調味精粉

素精

『是純粹的中』

華民國國貨。是最潔淨最合衛生的飲食輔佐品，是「居家」菜館「調和五味最合之物」『家』家所需。人人宜備。定價低廉。

優待批發

價小瓶三角大瓶六角
目中瓶四角特瓶一元四角

總發行所

上海北京路
教胎里內本公司

分銷處

本外埠各大
南貨茶食號

大純素精公司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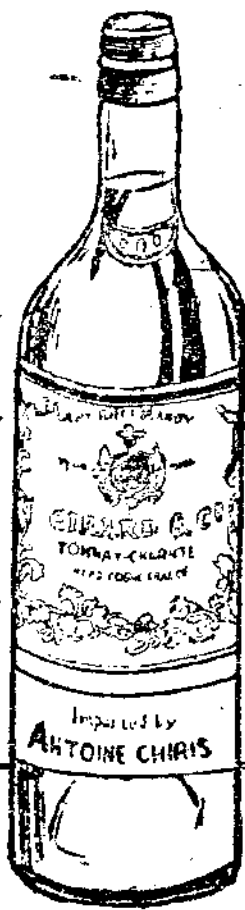
地蘭白 牌元三

理經行洋利吉海上

各洋酒食店均有出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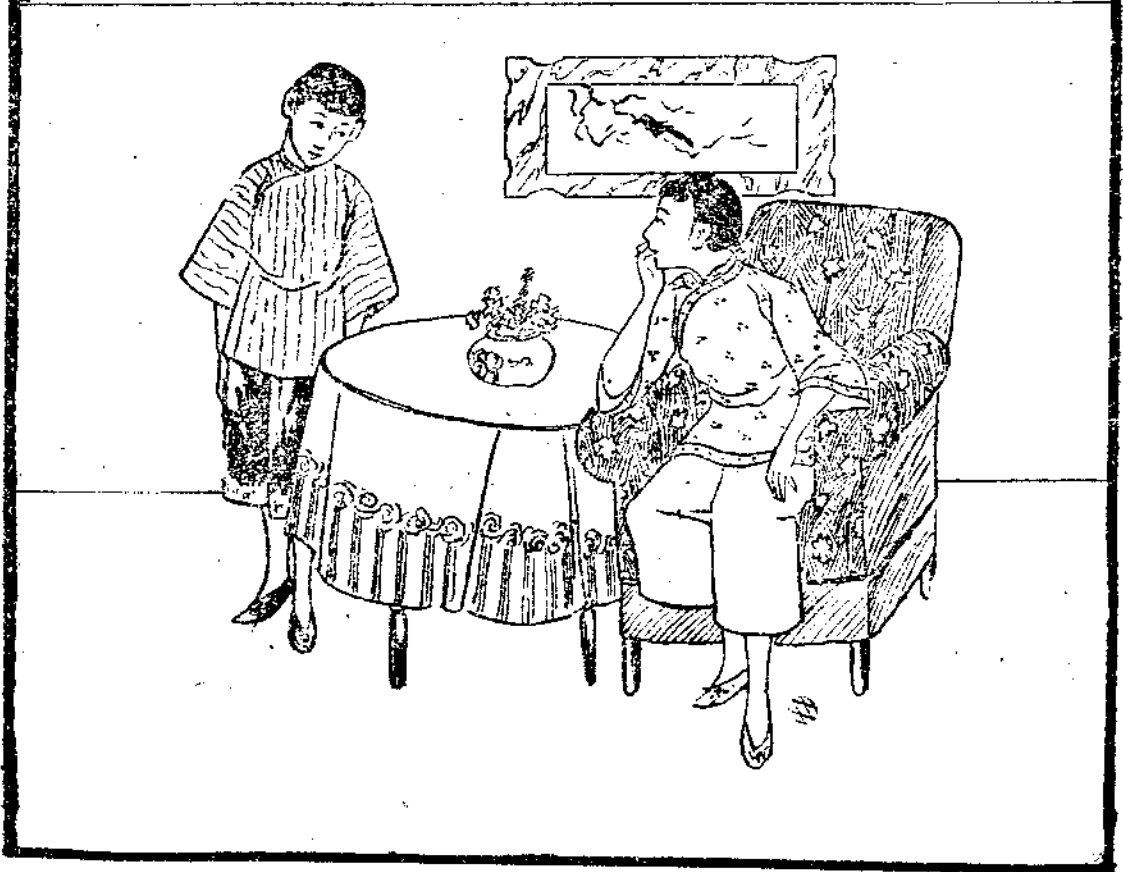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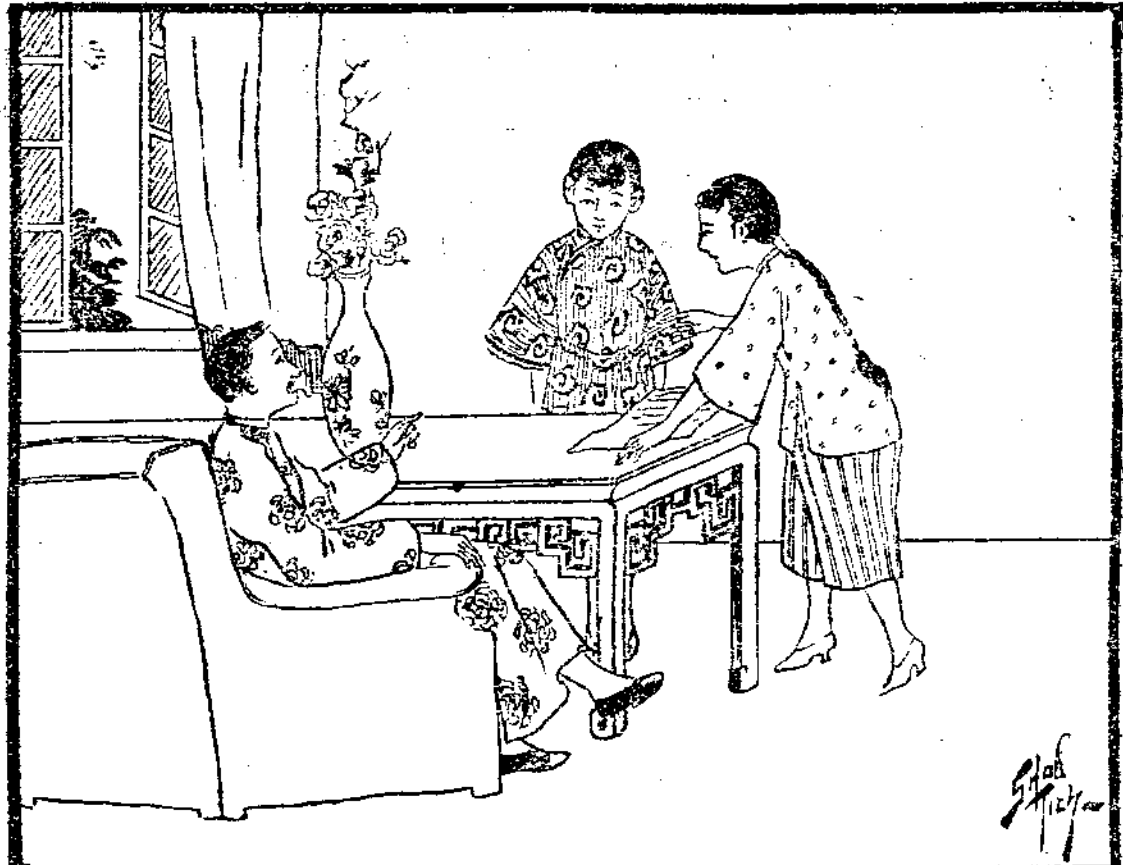
最
衛
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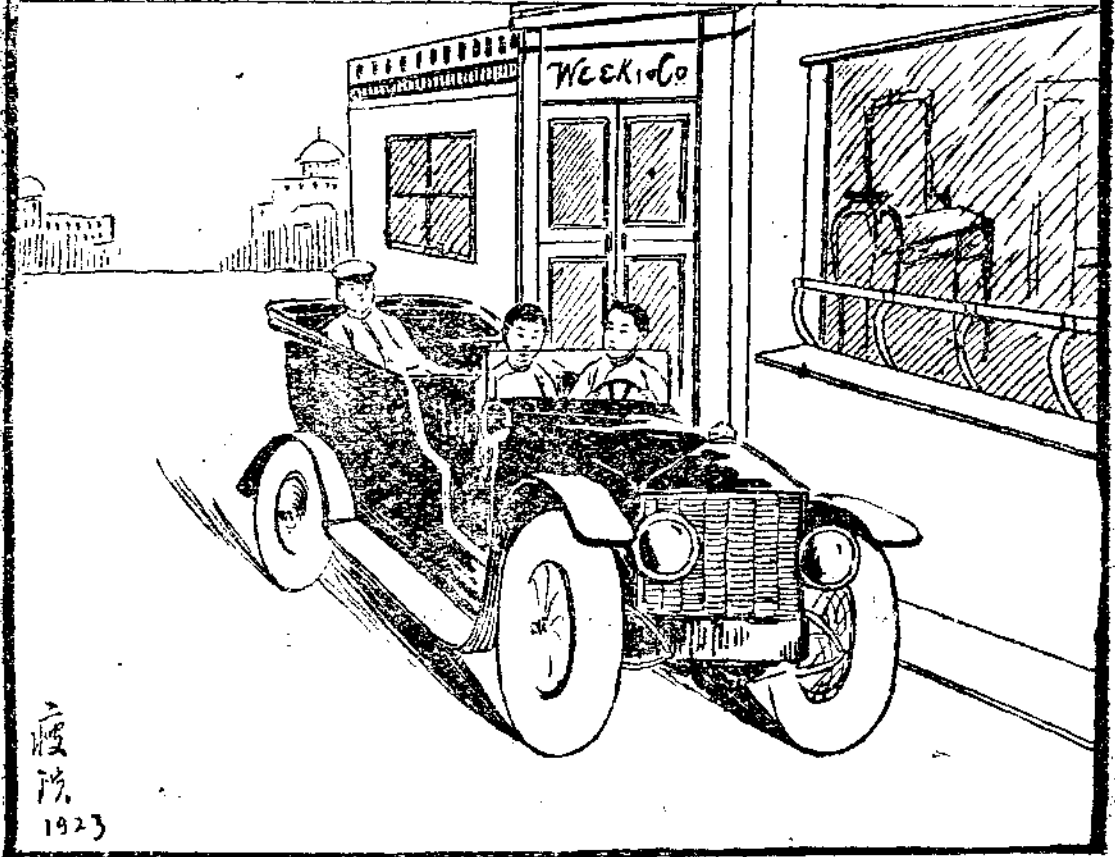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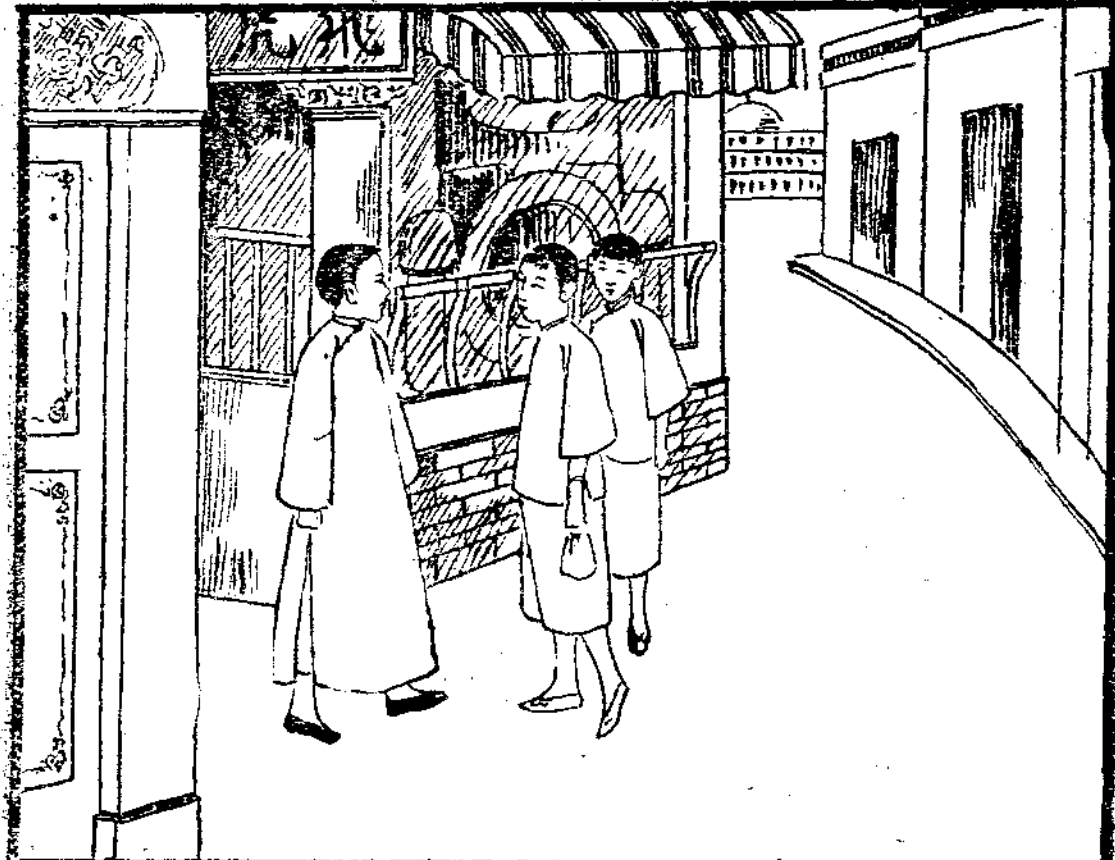
最
美
味

第五十七回

妻喧女話老父知非



第五十七回 黎惹柳依小張入穀



二
腰
淡
1923

新歇浦潮

海上說夢人著

第五十七回 妻噴女話老父知非 絮惹柳依小張入彀

上文說張上達拜會了幾處朋友回家。心裏一半兒代人惹氣。一半兒自己生氣。倒把世情看得穿透。以爲作官的人。平時從千萬人頭上盤剝了錢回來。一定要被妻妾子女浪費。浪用掉錢。不算還要受他們的氣。那纔算得天公報施不爽。不然外間的錢。旣被他們賺飽了家裏。還得和和氣氣。這樣昧了良心。還能過快活日子。世界上那裏有公道呢。他這念頭倒也不錯。所以一到家裏。妻女聯了邦。要他寫遺囑分家私。他倒一口答應。還慘笑說。可惜我馬上不能就死。遺囑生不出效力。這倒是對於你們很抱歉的。不知閻羅王幾時要我。如有一天他老人家。

肯請我去赴了筵。你們母女倆也可以適意咧。大小姐聽了，倒不在意上。老太太究竟和他數十年夫妻之情，聞言不免略帶幾分內愧，面孔紅了一紅，強作安慰之言說：「那也不過是我們預先了清楚一番手續罷了，像你這般強壯的身體，恐怕不活到一百二十歲，閻羅王也不敢惹你呢。至於我們家裏的一班人，誰不指望你長命百歲，別的不必說，你活着大家穿紅着綠，何等顯煥。倘你有了什麼長短，第一好衣裳不能穿，恐怕你兩位小姐也要心裏頭不舒服的呢。」上達獐笑無言。當夜未生問題，次日他果然擬好了一張遺囑，把大小姐二小姐喚到房裏，給他們觀看。原來也不是指實每個女兒十萬，却答應身後一切股票契約和天津上海兩處的田地房產，秉公估價，三份均分，兩個女兒各得一份，還有一份爲老太太所有，倘要立嗣兒子，其繼承的產業，須憑老太太這一份中分與若干，不得動他兩個女兒的分毫。面子完全讓他姊妹兩個佔足，兩位小姐當然也沒有什

麼反對的言語了。不過大小姐志在得現。覺遺囑中答應他的財產。遠水救不得。近火。心想。教老子兌現給他。不過說不出口罷了。然而也不能就此干休。所以仍要求父親先提五萬元現款。記在賬上。以後照數扣算。上達問他。你一個女孩兒。家要這許多銀子何用。大小姐回言。目今時勢。比不得當初了。社交公開。婦女也要講究。解放不能再同你們老古板中人女子。足不出戶。當然沒有用錢之處。將來我們既預備在社會上服務。眼前就不能不到社會上交際起來。以爲將來立足地步。這是罷不得的事。但要交際。就不免用錢。場面愈闊。則朋友愈多。朋友愈多。則將來做的事業愈大。然而眼前用的資本。也不免愈鉅了。此乃是一定之理。所以別說三萬五萬。就是十萬廿萬。也未嘗沒有使用之處呢。上達聞言。吃驚道。了不得。可惜我沒多少家私。不然恐怕你連最高問題也想運動運動。還打算做中華民國的女總統哩。大小姐說。有了錢。也許要幹一幹呢。上達聽了。真是又氣。

又好笑。沒話兒可以擺佈他了。祇說我是沒有現銀子。賣田地房產要蝕本。你願意不願意。大小姐更不遲疑。爽快快的回答說。蝕本多少也記在我的賬上。日後歸我認吃虧就是了。上達一聞此言。幾乎氣得要噴出血來。後來一想。做爺娘的替兒女掙家私都是一樣。你這裏拼命的搜搜刮刮替他們多掙一文好一文。留與他們日後過適意日子。那曉得他們眼前要用不得反恨父母壓得他太緊。情甘出重利求貸於人。所以往往有父放一分債子借二分錢的。這上頭那個想到吃虧不但家務如此。便是國務也是這樣。當局者囊刮現金。借外款賣公債。那願損失弄到不可開交的時候。恐怕非破產不了。國家尙且如此。兒女還願他什麼。一念及此。他心裏倒也不生氣了。獐笑一陣說。賣產業你肯認吃虧倒也不錯。既然遲早要賣。不如趁我在着先賣光了。省得被人說一句爺手裏爭天奪地的。置了產業不免被兒女敗落。正應了刻薄人家難免兒孫浪費的一句話。何苦。

教別人牽我頭皮轉不如我自掙的自敗爲得咧。大小姐也不做聲。然而老太太可明白他老頭子的氣惱大了。恐其氣壞了身體。慌忙湊嘴說。你也何必要講實產業的話呢。大小姐不過先要些現銀子用用罷了。如其五萬湊不出。少些兒也未嘗不可。未必致於同逼債似的。說多少一定要你多少。你隨便眼前能提多少。儘給他多少就得了。上達搖頭嘆道。有兒女便是債主。他們要錢。怎說不是逼債呢。老太太又勸了他多時。方把他一肚子氣抹平。後來果然從莊上提出二萬現款。給了大小姐。大小姐自然得意。不過上達終覺得悶悶不樂。什麼興會都不願意去赴。連章夢周那回千託萬託。爲他老太太請封。約他同到至城壇題名這件事。他也託故未往。自己勾當完了公私各務。一個人搭輪船自回天津。轉車晉京。離開煩惱之地。早登乾淨之土。然而那一土究竟乾淨不乾淨。做書的也不十分仔細。因爲北京不在歇浦潮流之中。做小說的未便溢出範圍。多惹閒事。祇得丟

開這邊再說大小姐既得着了二萬現款。雖不比化子拾金也彷彿。貧兒暴富似的一時不知將他作了什麼用方好。講他從前雖不是一文不名的人兒。但用錢都不免要從娘手中索取。三百五百。祇夠他剪剪衣料。請請朋友賭賭麻雀。叫叫汽車之用。像模像樣的揮霍。尙夠不上這般資格。所以一旦二萬元到手。無怪他要徬徨不知所措。咧。從他老子動身這天起。累他有好幾天未得安睡。想將這二萬元造一宅小洋房。一個人獨自住。歡喜那個。就喚那個來家陪陪他。豈不甚好。但只恐二萬塊錢不夠。若將這二萬元大做衣裳。一天出去。早午晚換其二套。固然寫意。惜乎上海地方太小了。沒有這許多地方供我出風頭之用。又不免嘆英雄無用武之地。卽此兩個念頭。害他轉了三天三夜。到第四天早上。忽然靈機一動。不覺啞然失笑。想我怎的這般癡法。只顧瞎轉念頭。竟把我生平第一個大志願忘掉了。你道他生平第一個大志願是什麼。原來他素來最心愛的東西。就

是齊整少年和漂亮汽車兩樣。家裏雖然有部馬車。他祇在不得已時。難得坐坐。若教他特地坐着去出風頭游玩。就殺他的頭也不願意。所以逢着請客看戲等事。甯可將馬車關在家裏。出洋錢叫汽車來乘坐。這也是他天生好勝的脾氣。後來門檻越玩越精了。覺得雇汽車停着也要出錢。未免太不上算。於是另轉念頭。專揀有汽車的人軋朋友。他和周少雄相與的時候。可算得是生平最得意之秋。因爲少雄人材既生得出衆。而且他一部汽車又異常漂亮的。所以一舉兩得。大小姐也當然躊躇滿志咧。不料人心易變。兩個人後來因事失和。少雄不上他這裏來了。大小姐失一個人的事小。失一部汽車。可是他十二分傷心難堪的事。發憤起來。恨不得馬上就去買一部出風頭的汽車來坐。無奈好些的汽車。極少。也得三五千銀子一部。大小姐錢不趁手。也是徒然。兼之連朝賭錢。又是摸牌輸。敗落一兩隻金鋼鑽戒指去買汽車。錢倒光景夠了。只恐娘知道了要罵他。而且

自己有了汽車沒了戒指。在馬路上固然風頭出足。但到戲館中電光燈下亮晶晶。耀人眼目的。却非此金鋼鑽不行。汽車又不能開到包廂裏來的。所以在勢兩者都不能缺。買汽車的一顆心也祇可待諸異日了。此刻他手中有了錢。倒反計不及此。却濫轉造洋房置衣裳的念頭。思想起來。能不自笑太愚。自己決定主意。再喚才寶商量。却巧才寶也是個汽車迷。一聽主人要買汽車。他想我乃是護國軍師。主人一刻也少我不得的。從此豈不可以天天嗚嗚嗚。跟着他出風頭麼。所以聞言笑得嘴也合不攏來。沒口的贊成稱好。大小姐宗旨也格外打得定了。兩個人講好。下半天三點鐘。同到飛虎洋行去看汽車。這時候他主婢倆心裏的歡喜。做書的因爲不曾作過他們肚皮中的蛔蟲。所以形容不出。大約古人久旱逢甘雨。他鄉遇故知。洞房花燭夜。金榜掛名時。這四句話光景。可以包刮得他二人的心理咧。大小姐自己打扮得齊齊整整。教才寶也收拾體面些兒。今兒我們去

買汽車。非比尋常。不可被飛虎洋行中人看輕。其實才寶就大小姐不關照。他也要裝扮好了出去的。他曉得飛虎洋行中汽車夫甚多。眼前的汽車夫好不了得。一班蹺脚大少爺那個敵他們得上。所以才寶常想與其嫁着個蹺脚大少爺。轉不如嫁一個出風頭的汽車夫爲高呢。所以他甯可隨隨便便的對待少爺們。却不肯粗服亂頭的去見汽車夫。就爲此故。今番得大小姐一個命令。自然打扮得格外的齊整出挑了。大小姐對着他上身看到下身。笑道。我記得有一回帶你去吃喜酒。你也沒打扮得這般齊整啊。今天爲什麼收拾得如此體面。阿喲。連我給你的那一隻翡翠戒指也帶出來了。可是預備去招駙馬麼。這樣跑到飛虎洋行裏。恐怕他們還要疑惑是你買汽車呢。才寶臉一紅道。不是小姐你自己教我打扮的嗎。既然小姐不願意我出去。我就不出去好了。說着鼻子一嗅。嘴脣一蹺。面皮頓時翻了轉來。大小姐原不過同他說一句笑話的意思。料不到他竟認了。

真倒有些自悔失言。本來主人對於奴婢，倘有失言之處，也從來只有奴婢吃虧。主人決不擔錯。奴婢也不敢當面同主人鬥氣的。這是階級關係。惟有張家的這位大小姐同才寶，名爲主婢，暗裏却脫了主婢的階級。也是小姐平時忒殺寵容了他的緣故。所以有時候才寶將他挺撞，他也無言默受。自己話中得罪了才寶，反惹才寶生氣。大小姐非但不怒才寶無禮，倒悔自己失言。不過若換別個人將他這般對付，大小姐脾氣素稱暴躁，恐怕耳刮子早已打到面孔上來了。所以一班底下人私自議論，常說才寶前世裏不知燒過多少狗屎香，故得大小姐如此歡喜呢。今番一句笑話，才寶又老羞成怒，大小姐免不得再陪笑臉，下他的氣道。阿疇噲了不得，好小姐，你生了氣嗎？我不過同你說一句笑話罷了。誰曉得你這般的面皮嫩呢。其實你買汽車，我做小姐的也未嘗不面上光輝。我心中也只指望有此一日，倒並不是鈍你的話。但願你能替我爭這口氣，就得了。才寶聞言，方

始回嗔作喜。原來他的心理。正同大小小姐所說之言。一般無二。所以聽進去甜迷迷的。異常有趣。就要發怒也怒不出咧。到三點鐘。主婢倆興匆匆的往飛虎洋行。去時候本係叫汽車坐着去的。到那邊就打發他們回去。因為買汽車免不得要試跑一轉。用不着將雇的車等在這裏。浪費租錢了。現在大小小姐的門檻。簡直比當初精得多咧。他們下車時。恰值飛虎洋行中出來一人。陡見大小小姐。失聲道。張小姐。你可是來買汽車嗎。大小小姐見是個年輕小夥子。雖然有些面善。然而却記不起是什麼人。以為飛虎洋行中出來的。必係汽車夫一流人物罷咧。因其叫出名頭相問。倒不便不回答他。因點頭回言。正是那人聽了。就此轉身跟他們進來。難為他倒熱心引導。指點他到樣子間中。逐一報告他。什麼招牌。幾隻汽缸。用多少藥水。如是云云。這般這般。一切情形。頗為熟悉。大小小姐更相信他一定是個汽車夫咧。心中倒頗感激他的盛意。不住問長問短。那人也有問必答。兩下談論。

得頗爲密切。才竇疑惑他們是素識的。心中甚覺納罕。私下拖拖大小姐衣裳。問他這是何人。大小姐說。誰曉得呢。也許是這裏的汽車夫罷。才竇搖頭道。恐怕未必。汽車夫那有他這般考究呢。大小姐聞言。果仔細再將那人一打量。見他頭戴黑白小方格的外國便帽。身穿玄色外國綢大團花長衫。袖管很大。一隻袖口翻起半邊。露出妃色華絲葛夾裏。異常鮮豔。腳上淺色尖口緞鞋。白絲洋襪。面白唇紅。不異塗脂抹粉。大小姐雖和他談了半天話。因爲拿穩他是個汽車夫。所以沒子細打量他身上。此刻將他上身看到下身。不由面漲微紅。暗想我眼睛怎的這般鈍。只顧當他汽車夫。豈不罪過。看他這般模樣。一定是什麼人家的少爺。幸虧我適間沒說什麼壞話。不然又是個大大的笑柄咧。當下他可不能再默忍下去了。卽問那人。你姓什麼。叫什麼。爲甚在此。怎樣認識我的。那人聽說。呵呵一陣笑道。張小姐。你難道不認得我了嗎。這真是貴人多忘事咧。我和你五百年前共一

家也是姓張。我有個朋友。提起名字。想必你也想得起我來了。錢堯光你認得不認得。大小姐失驚道。阿嚨。你可是小張嗎。小張拍手道。照啊。果然你的記性還不錯呢。大小姐說。我料不到你在這裏的。你現在可還同姓錢的一起玩嗎。今天到此則甚。小張道。我汽車行裏朋友多得很。所以常到這裏玩耍。堯光現在被他老子關起來了。我們已好些時沒同他見面咧。張小姐。你若然要買汽車。我倒可以替你揀一部機器好些。牌子老些的。因爲我自己汽車。雖然沒有這裏頭門檻。倒精得很呢。大小姐也知小張於汽車一道大有研究。彷彿他從前也曾買過部汽車。後來不知怎樣又賣掉的。這裏頭彷彿還有段歷史。不過記不清楚了罷咧。現在聽他肯幫着自己揀汽車。自然滿心樂意。才寶也將他張少爺長張少爺短的拾敬。更把小張的面孔拾得比屁股還要大咧。一時十二分熱心的替他們揀了部八汽缸新式大蓬車。討價七千二百兩銀子。小張幫他們還價。壓至六千五百

兩講成交易。小張說便宜。大小姐也以為那一定是十二分便宜的無疑。咧。開出來試車。小張又講出許多好處。什麼走聲穩。咧。龍頭輕。咧。殺車靈。咧。頭燈亮。咧。大小姐原是全本外行。聽小張說得他這般好。自然也以為樣樣式式都是獨一無二的頭挑好貨。所以心中很感激他。其實小張攬掇大小姐買這部汽車。自己也有好處。此車原價不過五千五百兩銀子。小張欺大小姐外行。特地加上一千七百兩。虛頭還價。壓掉七百。仍有一千兩銀子。後手儘夠他兩三個月的用途了。心中歡喜。不過也格外的肯賣氣力。半路上教汽車夫走開。讓他自己開車。大小姐和才寶也換坐前面。看小張開汽車。果然大有工夫。手眼兩到。快時候。逐電追風。慢時候。在人叢中。駛馳一點兒不露慌張神色。口中不住的。同大小姐才寶兩個講着話呢。此時他主婢倆都十分心愛小張。一來因他的品貌。原還不討人厭。二來他開車的姿態也寫意。非常無論汽車夫沒他這般落落大方。就周少雄。

當初也曾自己開過幾回車。那一種倉皇失措的神態和他從容不迫的姿勢簡直不可以同日語了。大小姐心羨之餘就問小張我自己可也能夠學開車麼。小張道那有何難。張小姐你若買了這部車我包你一禮拜教會開車。半個月考出照會。倘你自己學會了開車費用也可以省却不少。只消用一個小汽車夫洗洗車藥水也不致被人揩油了。自己有車間停放。每個月用不到五十塊錢的開消呢。還有一句話不知你張小姐贊成不贊成。倘你自己懶於開車不願意親自動手的話我想你大汽車夫也可以不必用得橫豎。我現在沒甚事做開車照會我自己本來有的妙。不過你姓張我也姓張。查照會儘充得過。而且我還肯自吃飯。不要你工錢。逢着你要用汽車的時候一喚我馬上就來替你開。倘你還愁不便當的話就教我搬了被頭鋪蓋來睡在汽車間內。一天到晚伺候着你也可以的。但不知要我不要我罷了。說罷大小姐尙未回言。才寶已聽得很爲入味。不待主

人開口就搶着回言說你若肯來做我們小姐的汽車夫實在是好極了。大小姐對他釘了一眼不知有什麼話說且待下回分解。

徐卓呆先生所譯『人肉市場』
 由本局發行。情節極離奇曲折之
 能事。愛讀小說者不可交臂失之。
 又承惠『笑畫』第三期一冊。并
 此謝謝。

(羣)

燕爾新婚者之忠告

紅色清導丸



足令彼等康健快樂也

百輛盈門宜爾室家夫婦好合為人倫之始詩所稱和樂且耽也為夫者當愛及其妻室為妻者當顧及其夫君互相恩愛有鸞鳳和鳴之樂韋廉士紅色清導丸能使夫婦康健快樂百病莫侵因此丸能治大便秘結肝經失調等患故也倘或閣下與尊夫人有腸胃不舒等症清導丸一經試服能令逐日大便有序身體清健爽適矣如患胆汁不調疾病頭痛或痔症痛苦試服清導丸立即大便通暢安適且使皮膚光潤口氣芬芳可免痢疾腹瀉之虞是丸之功力對於老年人與閣下等無或少異也閣下如欲購備一瓶紅色清導丸於家中緣尊處無從購買祈即寄郵票大洋六角至上海江西路六十號韋廉士醫生藥局原班郵奉一瓶可也每六瓶大洋三元郵力在內

止咳藥茶
每盒五角
每包一角
應熱咳痰燥咳失音咳日咳及諸般咳嗽無不神效

烏雞白鳳丸 聖藥

謹告諸君白鳳丸市上多矣欲購真正有效驗之烏雞白鳳丸請認五彩花鐵盒上仿單印商標部嘉獎一等獎章庶不致魚目混珠力竭頭暈眼花氣血兩虧子宮虛冷久不受孕血崩小產胎前產後一切婦來病均見神效無病服之壯身補體活血通經免後病源誠科獨一無二之聖藥也(價目)一品每兩五角半二品每兩五角半三品每兩五角半四品每兩五角半五品每兩五角半



本國創製此露經年靈效超著以化精製藥性料去其渣滓其精製藥性和平不寒不燥將各種熱咳老成人多將少發熱咳嗽感風寒咳嗽少發熱咳喉乾音啞咳嗽痰喘氣喘喉痛連聲咳嗽無痰火喉盛咳日連聲咳嗽無痰火喉虛寒咳嗽連聲咳嗽無痰火喉虧氣虛咳嗽連聲咳嗽無痰火喉氣虛咳嗽連聲咳嗽無痰火喉鼻衄咳嗽連聲咳嗽無痰火喉以略咳嗽連聲咳嗽無痰火喉各嗽者難以盡述如腎虧咳嗽連聲咳嗽無痰火嗽鼻衄咳嗽連聲咳嗽無痰火嗽以略咳嗽連聲咳嗽無痰火嗽各嗽者難以盡述如患咳嗽者請認明此藥方知本藥之靈效也每瓶一元五角每打十五元

治咳 聖藥 **橘紅半夏露**



投稿簡章

- 一 本雜誌除長篇外其餘短篇小說及各種小品文字一律歡迎投稿
- 一 小品文字以滑稽有味者為合格
- 一 稿末請註明姓名住址以便通信
- 一 來稿一經刊出著作權即歸本社所有
- 一 酬資由本社酌定每逢陽曆月底結算憑簽字單回會計部支取
- 一 却酬者請於稿末註明揭載後酌贈本期雜誌一册或數册
- 一 來稿無論登否概不發還惟附有郵費及掛號費者不登當於一個月內奉璧
- 一 投稿者請逕寄上海開北寶山路西虬江路世界書局紅雜誌編輯部收
- 一 抄襲家幸勿惠顧

The Scarlet Magazine.

Published By The World Book Co; Ltd. Shanghai.

全年	半年	零購
五十册	廿五册	每册
實售四元	實售二元二角	實售一角
外國四分	日本三分	每册郵費

▲價目▼

編輯主任 嚴獨鶴
 理事編輯 施濟羣
 發行所 上海北四川路四七二號
 印刷所 上海界馬路紅局
 總發行所 上海四馬路紅局
 分發行所 北京天津廣州漢口長沙

世界書局

版權所有不准轉載

出 品 無 憂

有 經 售 機 關

本公司地點適中信用卓著近來信托事業日見發達成績極佳又肯代用腦筋苦心計劃故本外埠各商家之委托買賣者愈見其多茲為普及起見均請大家注意

- (一) 寶號有出品無機關者請來
- (一) 寶號欲推廣生意請來
- (一) 寶號欲計劃營業請來
- (一) 寶號欲推銷存貨請來
- (一) 接洽 本埠面談外埠通信

上海 四馬路 世界書局 股份有限 總公司信託部啓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